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明月灣區

金裕基

二〇二四年 七月號

專題：金庸側記

賴慶芳、蔣泥、阿鏜、陳建華、劉利祥

學苑春秋：我與金庸

文化綠蔭：星空／胡燕青

蔡東：給人性的「詩性」／伍嶺

過程／張欣

萬花筒：建構《詩聖杜甫》／蔡錫昌



陳建華《笑看風雲·金庸像》
70 x 70 x 45 厘米 青銅 2018
(陳建華雕塑工作室提供)

庭院

吟光

你悄然走進庭院
碧綠的草地和着墨色蔥郁
也許旁邊是一面鏡湖
也許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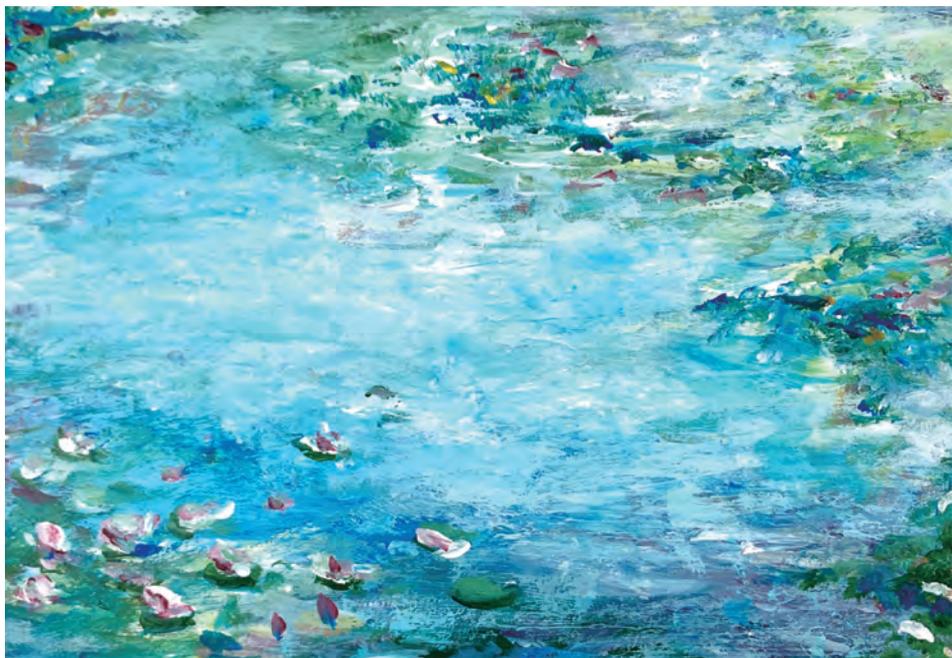
小貓跑過你的庭院
留下一道抓痕
一道 一道 又一道
牠跑來跑去就像當年的你

火焰燒起來
漸次燒成玫紅色夜景
襯着金光閃爍
像晚霞映照人間世

你悄然走進庭院
灑下五彩斑斕
看到的人都說 好一片姘紫嫣紅
然後又迅速消失在大千世界

而天空仍是憂鬱的藍
瑪瑙水母似的蔚藍
膩膩乎乎的淺藍
白一片藍一片直到終於跳離地面

（吟光為香港青年作家，出版有
《港漂記憶拼圖》、《上山》、
《天海小卷》。）



圖：潘宇清

潘耀明

魅力長新的中華文化情懷

金庸作為中國現代武俠小說的巨匠，以其獨特的創作風格和豐富的想像力征服了無數讀者的心。他創造了一個個傳世經典的人物形象，塑造了一個個令人難以忘懷的故事情節。他的作品融合了歷史、傳統文化和浪漫主義的元素，以精湛的筆觸和細膩的情感展現了中國俠客的精神。

金庸的寫作特色之一是他對人物成功的塑造。他筆下的角色個個鮮活奔跳、有血有肉，有着豐富的內心世界和獨特的個性。無論是俠客如郭靖、楊過、蕭峰，還是複雜多變如黃藥師、成吉思汗，他們都具有鮮明的個性特點和生動的形象，使讀者們恍然置身於他們的世界，如癡如醉。

此外，金庸的作品往往把俠義、愛情和友情融入到故事情節之中，介於正邪之間，建構浪漫而理想化的情感世界。他通過對愛情的描寫，展現了人性的美好和追求真愛的渴望。他通過對友情的描繪，傳遞了互動、信任和忠誠的價值觀，這些情感元素不僅使作品充滿了感染力，也讓讀者們在閱讀中感受到了深深的共鳴。

金庸的作品不僅是一種文學創作，更對社會有正面貢獻和影響。他的作品弘揚了俠義精神，讓人們對於真善美的追求充滿了信心和勇氣。他的作品中反映出的社會問題和人性困境也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思考，促使人們對社會現實進行反思。與此同時，金庸的作品也體現了超越功利是非判斷的價值觀。他的主角們常常面對着權力的壓迫和不義的行徑，但他們始終堅守自己的信念，勇敢地抵抗邪惡勢力。這種對於自由和正義的追求，不單是金庸作品的主题，更體現了中華民族對自由和平等的渴望。

金庸的作品不僅影響整個華人世界，還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昂然走向世界。金庸作品的廣泛傳播，不僅為外國讀者提供了解中國文化的窗口，也讓更多的人對中國的歷史、哲學和價值觀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更了解中華文化真正的底蘊。正是因為金庸與他的好友梁羽生的作品所產生的巨大影響，使新派武俠小說成為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總之，金庸的國際影響力和文學成就在全球範圍內得到了肯定和讚揚。他的作品不僅叩動許許多多讀者的心，更展現中華文化情懷，將中國文化的價值觀和美學理念傳播到世界各地，厥功至偉。

(本文為中國作家協會主辦「俠之大者：魅力長新的中華情懷」金庸百年誕辰紀念座談會發言摘要。)

目錄 CONTENTS

3

明月潭區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二四年七月號

總十五期

卷首語

1 潘耀明

魅力長新的中華文化情懷

專題：金庸側記

4 賴慶芳

金庸的審美觀與筆下的美人

8 蔣泥

我看韋小寶

1 1 阿鏜

三見金庸記

1 5 陳建華

我塑金庸

1 8 劉利祥

水西夢縈故園情

文化綠蔭

2 2 胡燕青

星空

2 3 伍嶺

蔡東：給人性的「詩性」

2 4 張欣

過程

2 5 鄭斐子

萬物之凌——自然與人之二

萬花筒

2 7 蔡錫昌

建構《詩聖杜甫》

3 2 舒非

愛恨說春霧

學苑春秋

3 4 蒲葦、梁璇筠

《師說師文》我與金庸

3 6 胡銳濤、駱妹伶、林燕麗、李曙冬、梁潔婷、沙顯彤

《學府點滴》我與金庸

封面內頁 詩 吟光
圖 潘宇清

庭院

封底內頁

香港作家手跡（金庸〈讀書心得〉）

封底 詩、圖 華夫

香江即景·端午

27



二〇二四年七月 總十五期

專題

金庸側記

賴慶芳、蔣泥、阿鏜、
陳建華、劉利祥／撰

今年是中國武俠小說泰斗金庸（查良鏞）先生誕辰百年，香港及各地都有不同類型的紀念活動，《明報月刊》亦於今年三月號組織了「俠之大者——金庸百年誕辰紀念」特輯，反應良好，其中有意猶未盡、觸發共鳴者，相繼投來作品，不乏新內容與視角，組織起來，側寫金庸，圖拼神貌。

「金庸的武俠小說精彩萬分，眾美人各具個性，千嬌百媚而立體，讓讀者念念不忘，也令讀者不論男女愛不釋手。」金庸筆下的美人着實何以如此吸引人？學者賴慶芳精心引文分析，破解當中之謎。

「這一出手，神乎其神，讓所有讀者出乎意料、傾倒、服氣，恐怕韋小寶自己都想不到。因為整個過程中，他都是被外界牽着走，他不過為自保，而主動去適應、化解，終於因禍得福。這樣的人能叫大奸大惡、無恥下流、可怒可恨嗎？」作家蔣泥細看韋小寶。

美籍華人音樂家阿鏜因《神鵰俠侶交響樂》與金庸成為「知音」，並因「知音」而三次見面交流，結下難能可貴的緣份。

「金庸胸像雕塑的創作不僅僅是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武俠小說作家，更是為了傳達和體現他作品中所蘊含的精神內涵……」當代雕塑家陳建華漫談為金庸塑像的心路歷程，以及他與金庸之神交。

津門水西莊除了是查家昔日榮盛的象徵外，也是天津文化人的夢中亭閣。城市文化與法治時評專欄作者劉利祥記二〇〇一年金庸到天津尋找水西莊痕跡的故事。

另本期「學苑春秋」師生同時大談「我與金庸」，「香港作家手跡」亦選刊金庸〈讀書心得〉。方方面面，新知舊雨，共同緬懷一代傳奇大師。

「金庸的武俠小說精彩萬分，眾美人各具個性，千嬌百媚而立體，讓讀者念念不忘，也令讀者不論男女愛不釋手。」金庸筆下的美人着實何以如此吸引人？作者精心引文分析，破解當中之謎。

——編者

金庸的審美觀與筆下的美人

賴慶芳

金庸筆下的美人何以吸引人？筆者認為有兩點主要原因：

美人各有美態、個性

第一，雖然同是描寫美貌女子，美人卻各有美態、各有個性，令讀者印象深刻，也令人念念不忘。

在芸芸眾多美女之中，令人印象深刻及熟悉的，可數《射鵰英雄傳》黃蓉、《神鵰俠侶》小龍女、《倚天屠龍記》趙敏、周芷若及黛綺絲、《書劍恩仇錄》香香公主等等。黃蓉的美是「猶如仙女」。小龍女的美是「面容秀美絕俗」。趙敏之美是「是十分美麗……帶着三分英氣、三分豪態，同時雍容華貴」。周芷若的美是「容顏秀麗」，約莫十歲開始已是「絕色的美人胎子」。黛綺絲的美是：「容色照人，明艷不可方物……真勝如凌波仙子」。香香公主的美是「美艷無匹，光彩逼人……從畫中走下來一般。」

其他美人同樣絕色而各有特質，如霍青桐是「秀美中透着一股英氣，光采照人」，且「麗若春梅綻雪，神如秋蕙披霜」。楊不悔「算是個美女」，但被趙敏比下去。殷離是「清麗秀雅，容色極美」，而小昭是「桃笑李妍」，像晨露中的芙蓉。張無忌評小昭：「將來長大了，一定美得不得了。」

多感官描繪 同而有異 異而共通

第二，金庸描繪的美人能滿足讀者視覺、聽覺、嗅覺、觸覺及心靈的感覺，是立體而多面的，同而有異，異而共通。小說中的美女雖有不同美態，卻有着不少共通特質，讓人窺探金庸的審美觀點：

視覺上的青春之美——黃蓉與郭靖初次見面是「約莫十五六歲年紀」。小龍女出場時是「看來約莫十六七歲年紀」。長大後的周芷若、



殷離皆「約莫十七、八歲年紀。」香香公主喀絲麗「雖只十八歲，但美名播於天山南北……」霍青桐大約「是十八九歲」。此種由十五至十九的歲數，承傳古代「十五頗有餘、二十尚不足」的審美標準，青春就是美，千古以來不變，所謂「少女十八無醜婦」。

視覺上的雪白之美——以白為美明顯是古代的審美標準，金庸筆下的美人亦不例外。黃蓉雖用煤炭抹黑臉容扮乞丐，但「頸後膚色卻是白膩如脂、肌光勝雪」；兩行淚水為她洗去煤黑，「露出兩道白玉般的肌膚」。趙敏「背影婀娜苗條，後頸中肌膚瑩白勝玉。」此種冰雪肌膚幾乎見於每個美人。小龍女有「白玉般的纖手」，以局部暗示其雪白膚色。王語嫣等美人皆「粉裝玉琢」，以白玉比其美。

金庸對雪白的愛好，幾乎見於每本小說。黃蓉以女裝



黃蓉的美是「猶如仙女」。圖為李一桐飾演的黃蓉。

(資料圖片)

登場時，穿的是白衣，「長髮披肩，全身白衣，頭髮上束了條金帶」。小龍女一身白衣，「秀美絕倫，身上衣衫又是皓如白雪，一塵不染」。《神鵰俠侶》寫小龍女：「那少女披着一襲輕紗般的白衣，猶似身在煙中霧裏，看來約莫十六七歲年紀，除了一頭黑髮之外，全身雪白，面容秀美絕俗，只是肌膚間少了一層血色，顯得蒼白異常。」

香香公主亦是「白衣少女」，作者以陳家洛角度述——「那白衣少女已站起身來，正輕飄飄地走向火堆」；又云「碧綠的清水從她白如凝脂的腳背上流過……淡淡的日光照射在她白衣之上」。同是白衣，黃蓉是恍若仙子，小龍女是潔若冰雪，踏雪而來的香香公主則是仙子下凡。以白為美，自古已然。

視覺上的明眸之美——金庸筆下的美人，各有不同美態，連眼睛亦有不同特點，帶着不同氣質與個性。黃蓉「眼珠漆黑，甚是靈動」，配合其冰雪聰明、古靈精怪的個性。殷素素是「兩道清澈明亮的眼光」，似有洞悉一切的睿智。小昭是「明眸皓齒」，流淚時美艷動人迷倒張無忌：「晶瑩的淚水尚未擦去，海水般的眼波中已盡是歡笑。」小昭「眼中柔情無限，實非作偽」令張無忌「心下又怦然一動」。霍青桐則是「雙目晶晶，月射寒江」，她與香香公主「兩位絕世美女……經玉光一照，尤其明艷不可方物。」美人擁有誘人秀目，惟獨小龍女美目如寒冰，楊過初時也不敢逼視：「與她目光相

對……神色間卻是冰冷淡漠。」小龍女看眾道士的目光是「澄如秋水、寒似玄冰」，令他們「不禁心中打了個突」。當小龍女「秀眉微蹙」，要求楊過坐到身邊去，楊過見「她生氣的神情，心中怦然一動……真教他為之粉身碎骨也是甘心情願」。香香公主擁有燦爛星眸，她「一雙像天上星星那麼亮的眼睛凝望過來」，陳家洛「心想凡人必無如此之美，不是水神，便是天仙了」。

話聲清脆柔美 沁人幽香

聽覺上的聲線之美——金庸筆下的美人幾乎皆有清脆柔美的聲音。郭靖因為「從小聽慣了江南口音」，聽黃蓉說的「正是自己鄉音，很感喜悅」；江南口音以溫柔婉約聞名。作者寫小龍女出場是「帷幕外一個嬌柔的聲音」，說話的「語音嬌柔婉轉，



金庸對雪白的愛好，幾乎見於每本小說。小龍女一身白衣，「秀美絕倫，身上衣衫又是皓如白雪，一塵不染。」圖為劉亦菲飾演的小龍女。（資料圖片）

但語氣之中似乎也沒絲毫暖意。」作者又以一燈大師的角度描述小龍女：「聽她話語音溫柔，而且心情平和……不禁一怔。」打扮成男裝的趙敏：「話聲清脆，又嬌又嫩。」香香公主的聲音似乎是一「天上傳下來的聲音……清脆的聲音清清楚楚……」

嗅覺上的幽香之美——金庸述郭靖在「黃蓉輕輕靠在他胸前」時，「只覺一股甜香圍住了他的身體，圍住了湖水，圍住了整個天地，也不知是梅花的清香，還是黃蓉身上發出來的」。寫張無忌聞到趙敏「身上少女氣息，加上懷中的花香，不禁心神一蕩」。當兩人距離極近之時，「只覺她呼吸急促，吐氣如蘭」。又述張翠山穿上股素素的衣袍，「袍子上一縷縷淡淡的幽香送入鼻端……心神一蕩，不敢向她看去。」

金庸筆下的喀絲麗，更是全身透着天然幽香。陳家洛坐其身旁，感覺「一陣陣淡淡幽香從她身上滲出，明明不是雪中蓮的花香，也不是世間任何花香，只覺淡雅清幽，甜美難言」。他心中疑惑：不見她搽脂粉，何以如斯香？但「世上脂粉之中，又有如此優雅的香氣」，他因此神魂顛倒。香香公主說話時「吹氣如蘭……幽香更是中人欲醉」。當



香香公主偎倚着陳家洛時，他只感到「淡淡幽香傳入鼻端，神魂飄蕩，真不知是身在夢境，還是到了天上」。香香公主「生有異徵，多日不沐，身上香氣卻愈加濃郁」。她為警示陳家洛不可信乾隆而自盡，「將短劍刺進了那世上最純潔最美麗的胸膛」。陳家洛將香香公主的墳墓撬開，亦只「聞到一陣幽香，眾人都吃了一驚，墳中竟然空無所有。」美人氣如蘭，生死自幽香。

肌膚柔滑 純真專情

觸覺上的柔滑之美——美人肌膚如雪，膚之柔滑可見。金庸用男性的角度描述女子的手臂、細腰等等，例如以郭靖的角度述寫黃蓉手掌的軟嫩：「只覺他手掌溫軟嫩滑，柔若無骨，不覺一怔。」又如寫張無忌「抓住了趙敏右手的四根手指。她手指滑膩，立時便要溜脫」，當「一碰到她溫膩柔軟的足踝，心中不禁一蕩」。

心靈上的純真之美——金庸似乎十分鍾愛女子的天真純淨，他描述黃蓉的天真，是舉止神態：「聽郭靖說到得意處不覺拍手大笑，神態甚是天真。」寫小龍女的天真，則是由內至外的：「見小龍女一派天真無邪，料定不會撒謊。」香香公主則有無邪的外貌、純真的內心。陳家洛「見到她天真無邪的容顏……是這麼美麗，可是又這麼純潔」，「見她說話時天真爛漫，毫無機心」，多次以為她是仙子

下凡。

外表的天真純淨之外，內心的純情專一更是金庸所追求，故其筆下的美女，大多對情郎痴情專一，不離不棄，甚至不惜生命、財產或名譽，追求或維護意中人。如紀曉芙不受掌門之位的誘惑，寧死不殺情郎楊逍；香香公主為救陳家洛而自盡；而黃蓉與郭靖相識不久就已表明生死不渝：

黃蓉低聲道：「要是你遇上了危難，難道我獨個兒能活着麼？」郭靖心中一震，不覺感激、愛惜、狂喜、自憐，諸般激情同時湧上心頭，突然間勇氣百倍……天下更無難事……

又如趙敏拼死救張無忌，卻因呷醋而不想活命：

謝遜嘆道：「你出全力相救無忌，當然很好，可是又何必拼命，又何必拼命？」

……趙敏哽咽道：「誰叫他這般情緻纏綿的……抱着……抱着般姑娘。我是不想活了！」……張無忌聽了趙敏這句話，不由得心神激盪。

金庸的武俠小說精彩萬分，眾美人各具個性，千嬌百媚而立體，讓讀者念念不忘，也令讀者不論男女愛不釋手。

（作者為香港大學碩士課程講師。）

◎

韋小寶恰恰是沒有什麼權力欲的，也沒有多大野心，他更不是什麼英雄，而只是居功不驕、功成身退，在「朕即天下」的專制皇權社會，做到了「最佳」。我們還能奢望什麼呢？

我看韋小寶

蔣 泥

大學畢業後，我分去遙遠的西部邊疆，不久考到北京讀研。行前受邀，給同事們講課，預告早早打出，聽說我講的是金庸後，人人爭先，擠了滿滿一屋子。可見得金庸先生巨大的影響力，無所不在——即使是文化荒漠地帶，也有讀金庸小說，或者看先生電視劇的。

我站上講台，一邊講，一邊信手在黑板上畫出一張關係圖，講的是《鹿鼎記》，介紹它的結構——幾大敵對勢力「爭天下」，無所不用其極。而幾大勢力倚重的唯一「棟樑」，又都是男主角韋小寶。

有哪些勢力呢？一個是佔有天下的康熙皇帝，一個是反清復明的天地會，一個是羅剎國，一個是勾結羅剎國和吳三桂的神龍教。

康熙八歲登基，寶座不穩，身邊有大臣鰲拜妄圖攬權，需要幹掉；又有神龍教派來的假太后，行走後宮、濫殺無辜，必須剷除。

朝廷之外，最大的造反勢力是平西王吳三桂，康熙知道他不安分，擁兵自重，但不想讓他過早爆發，得盡量拖住吳三桂；台灣的鄭家，也有和吳三桂聯手之嫌……國外，另有羅剎國等群狼，虎視眈眈。

民間是天地會，總舵主陳近南看好韋小寶的身份——康熙身邊第一紅人，收為徒弟；而崇禎皇帝的二公主九難，女弟子是李自成、陳圓圓的女兒阿珂，男弟子是韋小寶。他們都想殺康熙。

韋小寶周旋於這些不可調和的敵對勢力之間，不說遊刃有餘，起碼也是得心應手的。因為他的見風使舵、兩面三刀、吹噓拍馬、玩世不恭的品行，和這片土壤契合。換成是郭靖、楊過、令狐沖、喬峯、張無忌，則斷斷不行。

韋小寶是十足十的小流氓，大俠在流氓面前，黯然失色。試看陳近南，武功高強，肝膽照人，可惜毫無眼力、一味愚忠，明知二公子鄭克塽心術不正、圖謀不軌，對身為「世子」的女婿鄭克臧是一大威脅，卻依然放虎歸山，臨死都不讓韋小寶殺掉這個禍害，以至於女婿鄭克



臧被篡位、謀殺，女兒也殉死。再看大儒顧炎武、黃宗羲，最後親自拜訪，游說韋小寶取康熙而代之，他們輔佐他。不愧是讀書人，他們一定是從史書上發現，農民出身的開國君王，歷來都是大流氓，自己不是，韋小寶差可比擬，否則就不會勸諫了。韋小寶卻知道皇帝有多辛苦，擔負多少風險，不自由、不自在，哪有他逍遙？再說了，即使恢復大明江山，朱家那些當過皇帝的人，有比康熙幹得好的嗎？讓韋小寶背叛康熙，就叫他背叛陳近南一樣，得不到任何好處，壞處卻一堆，腦袋隨時會搬家，傻蛋才幹。這不啻是對大儒們的辛辣諷刺——應了「百無一用是書生」的古訓。

韋小寶是那種運氣爆棚的人，他能通吃天下，也是由於自小和康熙結下的友情，去掉這層關係，他什麼都不是。如此背景，深不可測，誰不想借力？韋小寶在生活中，能找到一些「原型」。寫《鹿鼎記》時的七十年代，金庸如日中天，無人不敬佩，儼然康熙，身邊不乏伶俐乖巧、口舌便給、出謀劃策的部屬，很得他的賞識。他們以信義相交，多數時候心意相通，事業上彼此成就。從某種程度來說，這樣的關係類近於康熙和韋小寶。加之其他朋友的某些品性特徵，如倪匡的油滑愛動、嘻皮笑臉等，都拿過來，豐富了人物形象。

金庸亦是那種講義氣、為他人兩肋插刀的人，不說別的，單從他中學、大學打抱不平，幫助同學

繳學費等，即可見一斑。這一點，在韋小寶身上，得到完美的融合與體現。

它也是韋小寶唯一受到金庸肯定和讚揚的地方。如同先生在《鹿鼎記》後記裏所寫的：「讀我小說的人有很多是少男少女，那麼應該向這些天真的小朋友們提醒一句：韋小寶重視義氣，那是好的品德，至於其餘的各種行為，千萬不要照學。」

著名學者王學泰先生曾在《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裏，專章分析天地會和韋小寶，說韋小寶肯定是遊民，連父親都不知道是誰，不在宗法網絡中。

「金庸說他把韋小寶當作反面人物來寫，可是小說通過形象告訴讀者的卻是一個正面的英雄形象。……金庸完全讚美韋小寶，讓他獲得一切成功，讓年輕人嘖嘖羨慕這個。實際上韋小寶如果要在現實中是很可惡的，可是他在小說中和屏幕上是那樣的可愛，這是很荒唐的。所以像《鹿鼎記》所謂的反武俠小說的危害更甚於其他的武俠小說，說白了如果要有一個流氓的形象推薦給一個年輕人作為生活樣板的話，不知我們的社會將變成什麼樣子。」金庸小說實際上是一種城市商業文化，作者似乎不太關注他寫的底到底是什麼，只關注讀者對什麼感興趣，特別關注從人性弱點出發那種心靈上的隱秘之處。關注什麼，他寫什麼。所以能暢銷。

我覺得王學泰先生的觀點自成一說。韋小寶那樣的性格，其所謂「成功」，往往都很「討巧」，

甚至是歪打正着。他是皇帝最喜歡、最倚重的人，如果安於做官，做那種臭名昭著的大惡人，那他條件足夠，要什麼有什麼。但他對所有的朋友講義氣，上下左右地討好，極力在許多不共戴天、爭天下的勢力之間搖擺和遊走，搞平衡；直到幾大勢力繞開他，赤膊對陣，他控制不住，也得不到好果子了，才溜之大吉。

典型的像被抓去神龍教，本來他是「俘虜」，換一個旁人，下場可想而知；到了他身上，卻逢凶化吉，靠的是機靈和大拍馬屁，竟得到教主大人信賴，委以高位、重任；一旦他脫險，又鼓動皇上為江山社稷考慮，率「海軍」炮轟神龍島，連教主夫人都騙上了手。

這一出手，神乎其神，讓所有讀者出乎意料、傾倒、服氣，恐怕韋小寶自己都想不到。因為整個過程中，他都是被外界牽着走，他不過為自保，而主動去適應、化解，終於因禍得福。這樣的人能叫大奸大惡、無恥下流、可惡可恨嗎？從自保的角度看，完全談不上。他的所有的表現，出於一種強烈的求生本能。

我們無法痛恨這種本能，也就不能痛恨這個人。相反，我們常常是會心一笑，感到過癮、痛快，對那些不久將被他玩弄於股掌、剛愎自用、跋扈狂妄之流搖頭。

看來，讓我們嫌惡的不應該是韋小寶，而是那

些權力欲極強、勾心鬥角、日夜想當皇帝，為上位瘋狂壓榨、驅使他人，視他人為草芥的痞子政客。

韋小寶恰恰是沒有什麼權力欲的，也沒有多大野心，他更不是什么英雄，而只是居功不驕、功成身退，在「朕即天下」的專制皇權社會，做到了「最佳」。我們還能奢望什麼呢？他那些歪打正着的招數，無敵於天下，能不叫人歎息，並有所敬畏、深思——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世道，才讓如彼混混暢行、吃得開？

《鹿鼎記》最後一節，韋小寶帶着夫人、兒女回到揚州麗春院，私詢母親韋春芳，自己的老子究竟是誰，更富深意。當年，韋春芳長相標緻，每天接好幾個客，懷上韋小寶之前，既接過漢人，也接過滿人，另有蒙、回、藏，幾乎涵蓋了所有的中國人。血脈相承——這些人都可能是韋小寶的爸爸，那麼韋小寶就成了中國人的象徵或代表。

不過，現實裏韋小寶的那些原型，則都是守法的，在香港這麼一個高度法治化的環境裏，無不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施行高超的謀略、手法，周旋於業界、商界，結下人氣、人緣，助力金庸為報業打開更寬、更廣的天地。

韋小寶倘生在當代香港社會，定也是這樣的人。

（作者為北京市作協會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金庸請飲茶，又親筆為《神鵰俠侶交響樂》正名與題字，這份殊榮，實在超過了我的應得，也是我一輩子可能得到的最高榮譽。」作者因《神鵰俠侶交響樂》與金庸成為「知音」，並因「知音」而三次見面交流，結下難能可貴的緣份。

——編者

三見金庸記

阿鐘

初見

第一次見金庸，是一九九〇年二月（不記得哪一天）。

在之前不久，有三件事是這次拜會的「鋪墊」。

一、一九八九年二月一日，金庸先生親筆來信：

近日整理友人舊函，重讀「隨感隨錄」，大膽將之分為八節，在敝報「自由論壇」刊載，刊完後當將剪報及稿酬奉上。

如有類似短品，我們仍歡迎賜寄。

雖說「知音不必相識」，如能相識，更妙。

二、《神鵰俠侶交響樂》（其時稱組曲）試奏錄音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初完成，由北京中央樂團樂隊演奏，陳佐湟指揮。整個試奏是由我個人出資，劉奇先生策劃執行。十二月收到試奏錄音帶後，我當即複製一份，寄給金庸。金庸於一九九〇年一月六日回信，內容如下：

謝謝十二月八日

來信及賜贈《神鵰俠侶》組曲錄音帶。

先生所作之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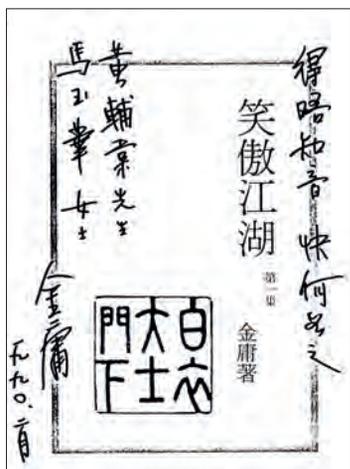
既感人又迷人，我聽

到「海濤練劍」一段，

真如面對裂岸驚濤，

深受震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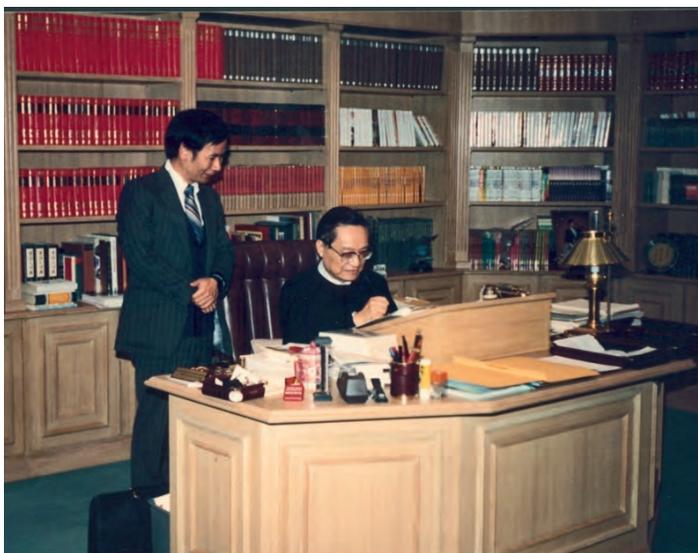
……



阿鐘第一次見金庸時，金庸贈送了《笑傲江湖》給他，並題上「得晤知音，快何如之」八個字。

退休後瑣事仍是不少，暫不多說了，再謝謝您賜我這麼優美的一曲。

這次拜見，是古德明兄（其時《明報月刊》總編輯）帶着我，去金庸先生的辦公室。聊了幾句後，金庸要送我一套作品，問我想要哪一套。我想也不想就說：「《笑傲江湖》。」他拿出一套《笑》書，



一九九〇年二月，阿鏗由古德明引見，首次拜會金庸，得他親筆題贈《笑傲江湖》一書。

題了「得晤知音，快何如之」八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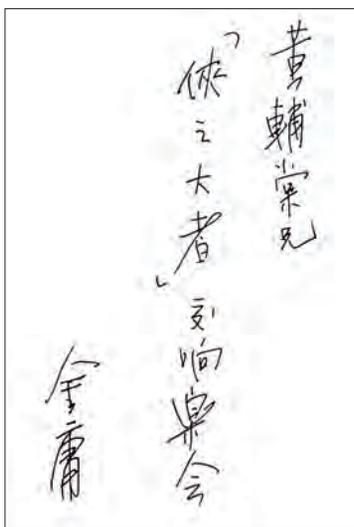
我問他能否送一套書給《神交》修訂配器與試奏組織者劉奇先生，他就拿出一套《倚天屠龍記》，題了字後交給我。我把書寄給劉先生後，已忘了金庸在書上題了什麼字。

那天的拜見，幸得古德明兄當攝影師，留下了這幅極其珍貴照片。

二見

第二次見金庸，是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先在香港大會堂，後在某酒樓。那是《神鵬俠侶交響樂》（其時仍稱組曲）在香港首演。演出策劃人是余漢翁，葉聰指揮香港小交響樂團。

音樂會開始前約半小時，我正忙着與一群數十年未見面的老同學、老朋友寒暄、照相，程瑞流先



「俠之大者交響樂會」信筆寫來，已成書法珍品。阿鏗深感幸運，不求而得無價寶！



生過來說：「金庸先生到了，快去招呼一下。」我跟着程先生，走到大會堂另一端。只見金庸先生正在與費明儀女士、王榮文先生等聊天。他顯然已到好一會兒。

見到他，真高興。握過手後，問候他近年來身體可好？他說，前兩年心臟做了大手術，現已痊癒。聊到這場音樂會，他說：「我前些時候考慮了一下，也許可以用這樣的名稱……。」我平常反應偏慢，此刻突然福至心靈，打開手上一本有空白頁的節目單，請他把所想寫下來。只見他提筆徐書，先在中

查先生上台。」頓時，全場掌聲雷動。只見聽眾席中，一位身穿淺灰色西裝的長者徐徐起立，先向舞台鞠一躬，又轉身向聽眾鞠一躬，便徐徐坐下。葉聰見查大俠無意上台，便再請一次。查大俠鞠躬如儀，坐下如儀。再請一次，仍是如此。葉聰這時大概也是福至心靈，竟打破常規，招呼我一起走下舞台，走到查先生的坐席旁邊，連請帶扶，硬是把大俠請上了舞台。此時，全場掌聲呼聲震耳欲聾，長達十二分鐘，氣氛熱烈到頂點。大俠在舞台上再向樂團和聽眾致謝、答禮，仍然平息不了掌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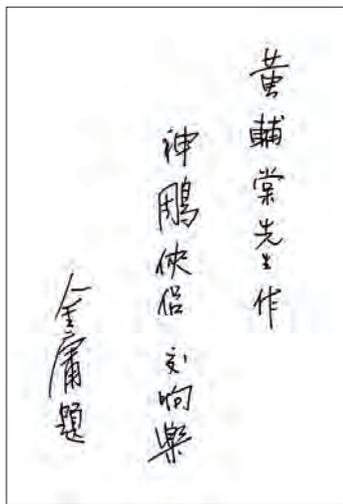
《神鵰俠侶交響樂》在香港大會堂首演後，金庸（中）、葉聰（右）、阿鏜（左）一起謝幕。



阿鏜扶金庸從舞台回到觀眾席。

間用直行寫了「俠之大者交響樂會」八個字，然後在右上方題了「黃輔棠兄」幾個字上款，再在左下方簽上「金庸」兩個字。

音樂會下半場《神鵰俠侶交響樂》八個樂章一口氣奏完後，照例是指揮先謝幕，然後作曲者謝幕。我謝完幕後，掌聲仍然熱烈，沒有一位聽眾站起來離場。這時，葉聰先生示意聽眾安靜下來，向全場宣布：「今天我們很榮幸，《神鵰俠侶》的原作者查良鏞先生在座。讓我們用熱烈掌聲，請



二〇〇四年七月八日，金庸請阿鏗全家在香港香格里拉大酒店飲茶。

金庸親筆為《神鵬俠侶交響樂》正名並題字。

慶功宴上，極意外地，金庸伉儷也出席了。金庸先生談興甚濃，向余漢翁先生和葉聰先生建議，應把《神交》錄成CD和DVD。費明儀女士也建議香港小交響樂團，應把《神交》多演幾次。

三見

第三次見金庸，是二〇〇四年七月八日，在香港香格里拉大酒店。緣由是《神交》首次正式錄音，已在年初由麥家樂指揮俄國佛羅尼斯交響樂團順利完成，之後我又拍錄了兩小時多的「樂曲解說」DVD。我把這個消息及暑假將攜妻女有一趟大陸尋根之旅向金庸報告後，他請秘書吳玉芬小姐從香港打電話來，告知要請我們全家飲茶。這個意外消息，讓我們全家人興奮了好多天。

七月八日中午，我們準時到達香格里拉大酒店，金庸伉儷已經在座。寒暄幾句之後，我向金庸呈上剛剛製作出來的「神鵬俠侶交響樂之創作、演出、錄音」DVD。他非常高興，當場為我題了「神鵬俠侶交響樂」幾個字，並問我：「有沒有多一份？」幸好我隨身有一備份，便一併送他。寶莉寶蘭從小讀過金庸武俠小說，這次沾老爸的光，跟金庸照了相，那份高興，自不待言。

金庸請飲茶，又親筆為《神鵬俠侶交響樂》正名（之前均稱組曲）與題字，這份殊榮，實在超過了我的應得，也是我一輩子可能得到的最高榮譽。

（本文圖片由阿鏗提供。作者為美籍華人音樂家。）



「金庸胸像雕塑的創作不僅僅是爲了紀念這位偉大的武俠小說作家，更是爲了傳達和體現他作品中所蘊含的精神內涵……我將倚天劍、屠龍刀和蓋世神功化作一條『意象』圍巾，這樣的設計既體現了金庸作品中的經典元素，又賦予了雕塑獨特的藝術感。」作者漫談爲金庸塑像的心路歷程，以及他與金庸之神交。

——編者

我塑金庸

陳建華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日，金庸先生仙逝，網絡滿是祭奠的各種文章和視頻。我決定用自己的方式來表達一份敬意。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四日，我在金陵牛首山腳下，完成了「笑看風雲·金庸」泥塑。

泥塑創作速度很快，一個下午就完成了「速塑」，沒有小稿也沒有手繪稿，構圖完全在心中自然呈現出來了。手是筆，泥巴爲墨，提摺捏塑滿是激情，不可複製也不可再現。

致敬金庸

金庸在小說中創造了很多武功招式，其中乾坤大挪移被認爲是其中最有科學思維的，因爲他的第一要義就是要激發人體自身的潛力。後面的第二層到第六層則更加厲害，它能夠複製武功，牽引敵人，並且完成借力打力，以及轉換陰陽。雕塑這門藝術與金庸的武俠相通，雕是減，塑是加，在取捨之中激發自我的潛能就如同練就乾坤大挪移的七層心法一般，「每一層的進階都是創新生命力的直觀體現。」

在近百年的生涯中，金庸先生身上有記者、編輯、作家、企業家、社會活動家和政治評論家等多重身份的標籤，金庸的故事中蘊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處世智慧，這來自於他不凡的身世和求學、工作、生活情感經歷，更來自於那個情懷激蕩脈搏深刻的時代。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日，是金庸先生逝世後的首個誕辰紀念日。十一日下午，由著名文化學者周學先生倡議策劃，一場名爲「致敬金庸·逐夢江湖」的雅集在南京梅花山舉行，江蘇的作家、畫家、書法家、雕塑家、崑曲表演家等不同門類、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陳建華與金庸泥塑合影。

派別的藝術家們匯聚一堂，探討彼此人生軌跡與武俠、江湖的交織。我創作的金庸肖像首次在大眾面前展示，獲得廣泛的讚譽。

二〇二三年八月，我在香港荃灣天趣當代藝術

館舉辦了「呦呦鹿鳴 獻瑞香江」致敬金庸的雕塑展，開幕當天眾多文化和文藝大家來到了展廳，嘉賓中不乏金庸先生生的好友知交。文化大家鄭培凱教授在現場看到金庸銅像之後，對作品給予了高度讚揚，他在現場分享金庸先生與崑曲的趣事時說道：「離崑曲演出開場還有一個多小時，先生就會提前趕來，他說，從港島來九龍塘，怕過海底隧道會塞車，誤了戲，豈不失望？還有一次我問他，怎麼喜歡上崑曲的？他說，小的時候在海寧，家裏上上下下都喜歡聽戲的，一家大小，到了晚上休閒，都唱崑曲，就像現代人在家裏唱『卡拉OK』，那樣，從小習慣了，就會牽動鄉情，讓他回到無憂無慮的童年歲月。」可見金庸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眷戀之情了。

笑看風雲的「金庸笑」

金庸胸像雕塑的創作不僅是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武俠小說作家，更是為了傳達和體現他作品中所蘊含的精神內涵。先生筆下的正義與俠義、智慧與哲理、矛盾與衝突、疏密與留白、寬容與狹隘等等，無法在一尊肖像雕塑上全部體現，但盼望藉着觀賞雕像能產生聯想與共鳴。金庸面部的是笑看風雲的「金庸笑」，是笑傲江湖的笑，是坦蕩淡定的笑。我將倚天劍、屠龍刀和蓋世神功化作一條「意象」圍巾，這樣的設計既體現了金庸作品中的經典元素，



二〇二四年五月，（左起）潘耀明、劉詩昆、陳建華於捐贈儀式上為金庸雕像揭幕。

又賦予了雕塑獨特的藝術感。這種創新與傳統相結合的手法，能夠更好地傳達金庸的精神世界和他的文學成就。

二〇二四年五月，我受香港文學館邀請參加了金庸、梁羽生雕像的捐贈儀式。潘耀明館長與我分享了金庸先生很多趣事，讓我對「金庸笑」又多了一份認同，而這份感受早在二〇一八年創作金庸先生泥塑的面容上被定格了。

我創作過很多人物肖像，正如金庸先生肖像，我從未見過他們本尊，但早在創作時已與人物神交。懷着這份念想，二〇二四年六月初，從香港回南京之後，我來到金庸先生的祖籍浙江海寧袁花鎮，車駛入先生故里到處可見俠客元素，造俠者淵源何處？參觀完金庸故居之後才清晰的了解到金庸先生身世，江南顯赫的家族正統的家學，是他日後不凡一生和成就的托底。

金庸先生留下的是笑傲江湖的蓋世神功？還是笑看風雲的處世胸襟？答案自在每一個人的心中！

（本文圖片由陳建華雕塑工作室提供。作者為中國當代雕塑家，雕塑作品多次入選國家藝術基金、江蘇省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等項目。）

◎

「可是，金庸卻記得！他曾香港聚會中找到天津教授，興奮言說，查家在津有份祖業，叫水西莊。」水西莊除了是查家昔日榮盛的象徵外，也是天津文化人的夢中亭閣。作者記二〇〇一年金庸到天津尋找水西莊痕跡的故事。

——編者

水西夢縈故園情

劉利祥

為訪可園，尋到莞城。廣東四大名園，已去過三個，卻快忘了自家門前那泓洑湫激瀾。

東莞最熱鬧的石龍火車站，業是過往，驀然荒蕪。穿過廣深鐵路涵洞，進入石碣鎮，前行不遠，路南矗立一座雄偉的牌坊，旁佇巨石上書「崇煥故園」，「崇」字兩重山格外高聳偉岸，而「故」的去筆厚重蒼勁又淡然不羈，似覺書者在此筆頓顧，歷史隨之於此刻沉思。

這是金庸先生的題字，特注「敬書」，以表對故人之仰與依故園之情。「金迷」說，《碧血劍》實是寫袁崇煥，我恍然大悟。

提起金庸，我總避而不談，既沒讀過《笑傲江湖》，也分不清郭靖張無忌是否都在「射鵰三部曲」，幸好兒時看過電影《鹿鼎記》，才知韋小寶的七個老婆不含小龍女。為免「關公戰秦瓊」，只好藏拙。

說來奇怪，與金庸結緣，非為武俠，亦由故園。在我們這片九河下梢新姿故地之上，一眾銘記先生經年匆匆一行，以此為動力至今不竭，因他的故園夢，和我的家鄉情。

查氏與水西莊

天津，白駒過隙。距老城三里，中環線人車如織。誰能知曉南運河畔曾有座水西莊？清康熙年間津門蘆鹽巨商查日乾與其子輩營建私家園林，池清書香，台榭富麗，金石充盈，主人薄財好友廣交名仕，大江南北文人墨客達官顯貴爭相到訪覽勝並寄寓於此，乾隆皇帝更四次駐蹕，御筆親題「芥園」名，聲震八方。袁枚《隨園詩話》將其與揚州「小玲瓏山館」和杭州「小山堂」等相提並論。這與津城乃至中華文脈緊緊相連，留下諸多詩畫瑰寶與逸聞傳說，給後人予猜測遐想空間，例如頗像曹雪芹創作紅樓夢大觀園的原型。如今，即使這三字，都隨地名更迭，消逝得無影蹤。



可是，金庸卻記得！他曾在香港聚會中找到天津教授，興奮言說，查家在津有份祖業，叫水西莊。全國政協會議期間，碰到津籍紅學家周汝昌先生，提起水西莊研究，更喜出望外滔滔不絕，頗有他鄉遇故知之感。

天津博物館城史展廳轉角處陳列一幅常不被關注的《秋莊夜雨讀書圖》，描繪查日乾三子查學禮學習情景，再現名園風采。作者朱岷工書善畫，受學禮兄長查為仁之請，成水西莊座上賓。據說，金庸香港寓所書房敬掛的條幅，乃查為仁遺墨，便常與客提起。只因查氏，他身居港島卻時刻牽津城一隅，對同宗故園夙夜神往，甚拉近其與個人血脈家世相映，這是怎樣一種超越文學與山水的情懷！不應也為座上賓嗎？

歷史，不被人記起，就轉瞬即逝。

「津門好，詩酒興飛揚。風雅吟成沽上集，煙波人訪水西莊。花月醉千場。」攬翠軒、藕香榭、枕溪廊、花影庵、數帆台、泊月舫……思名觀景一頓開塵外想，擬入畫中行。」

二〇〇一年五月，金庸偕夫人首度抵津。然而，晝思夜盼，幾番周折蒞臨紅橋，卻無緣見到水西莊。哪怕對那有一點鮮活記憶的人，也早就都成了大夥的回憶。

自張霖私鹽與科場舞弊牢獄兩劫，至清雍正「維民所止」文字獄中，查氏父子不再求功名，而開始

營造水西莊。「幾代主人，都是行鹽致富，仕途蹉跎，故而詩書傳家，造園享樂。鹽，為查氏創造了財富；官，使查氏飽受了滄桑；文，讓查氏找到了寄託。三者合一，水西莊便誕生了。」包容百千，不問貧賤。

咸豐同治年間兩度洪水決堤，水西莊逐漸荒圯，又經庚子之亂雪虐風饑，園基日蹙。光緒末年為軍警佔據。民國前後，洋味十足的自來水公司，為已是中西合璧現代化都市的津城，在此拔地而起，繁華競逐杳渺無痕。

水西莊癡迷者韓吉辰老人，將周汝昌先生發表〈水西莊查家與曹雪芹〉一文拿給金庸。有小注「如名小說家金庸，本是查氏浙系一支」，他大笑，忙不迭要進莊。眾人徐徐道出如上波折，他扼腕嘆息。驅車至舊址，欲船遊一番，也因河道施工且難以通航遺憾作罷。

大俠踏訪水西莊，越遍千山萬水，也只在夢裏，與我同遊。

水西莊並沒有消失。巧借名人金庸關注，不至標本式的躺在文史研究員案頭和愛好者的小圈子裏，操觚染翰間，它又活了！

商儒新傑擇津三岔河口重辟今古交融的「問津書院」，活動廳以水西故人查為義之號，命名「集堂」。來自江西九江的葉修成教授，在天津高校任教中國文化史，浩瀚蒼茫間，唯對異鄉這座小小園林興趣濃厚。鋪開新地圖，請我辨故向，我便與他

撇着趴在鋼琴面板上邊指邊聊：「水西」在地名中指衛水的西面，既是南運河河道以西，又是津城整體水系之西、版圖之西，這片就曾叫「西頭」，現今更顯在南岸是因一九一八年海河工程局對南運河裁彎取直……說至興頭，我不慎觸到琴鍵，一個高音「西」引得斜睨我倆良久的旁人一陣哄笑。誰抖個包袱兒：「水西莊那時沒鋼琴吧？」又是前仰後合。

水西後人延續武俠文脈

我鑽過查日乾的合夥人張霖那間津園舊址——今中山公園中，又竄到曹錕大總統的曹家花園——現二五四醫院裏，就為在假山石縫間找尋哪怕一丁點實物線索。

何止一己之力在惦記那？水西文化與水西精神，並未因園林的消隕而泯滅。梅成棟、嚴修、嚴智怡……津門歷代文壇領袖，先後成立梅花詩社、城南詩社、水西莊遺址保管委員會，均矢志不移弘揚水西遺風，醞釀亭閣再起。

復建水西莊，始終是個夢。是津沽文化人之夢，也是熱愛津城人之夢；是紅橋區老領導的夢，更是金庸先生的夢。黃祿衡主任介紹水西莊被毀與八國聯軍進犯天津有關，先生十分氣憤。主任繼續說，清末和民國年間，都有不少有識之士想恢復重建，但一直沒有實現；只有改革開放的今天，才有可能。

韓吉辰老人遞出異地復建初步方案圖，先生激動溢於言表，移步子牙河畔實地觀看選址，意猶未盡。

「天津水西莊，天下傳遺風，前輩繁華事，後人想像中。」先生感謝津門父老沒有忘記查氏水西莊，欣然提筆，即興賦詩。落款金庸，特注「本名查良鏞」以示不忘先賢。辛巳之夏，時年七十有七。

沒了水西莊的天津衛，堅船利炮長驅直入，城牆轟然倒下，再無屏障與隔閡。蒙昧的民眾，與這座城，自覺或不自願地華麗轉身，從四合院穿梭於風情各異的九國租界中。「你坐過四輪電車嗎？吃過洋白麵嗎？喝過自來水嗎？打過特律封嗎？」操着夾生外語的買辦，奔波碼頭之間，上流社會觥籌交錯極盡奢華，下野政客躲進洋樓甘做寓公，歐式電影院與世界院線同步，咖啡和可樂更在百年前就已不是稀罕物。華洋碰撞中，津門成為冒險家的舞台樂園，各方競技角力，一如香港。

金庸與天津的淵源，遠不止水西莊，更在於文脈的延續。聲色犬馬的浮華時代，暗流湧動，挑燈看劍。或玩票，或為生，或跟風，一批業餘筆者擲管操刀殺入武林俠壇。上世紀三十年代，武俠小說雲入高峰百家爭鳴，創作中心由滬寧轉向天津，形成最高成就的「北派五大家」。無論「奇幻仙俠派」還珠樓主、「社會反諷派」白羽、「幫會技擊派」鄭證因、「悲劇俠情派」王度盧、「奇情推理派」朱貞木，金庸作品中總能找到前人新派的影子，站



在大者肩上的巨人獲譽點「珠」成「金」。

國之新生，內地武俠文字卻筋斷脈絕相隱於江湖。幸居香江，金庸獨樹一幟，使通俗文學於華夏大地香火延續，在香港落地扎根開花結果，哺育文化沙漠。金庸先生與小平同志的友誼更成佳話，讓刀光劍影裏的纏綿悱惻又得以滋潤回廣袤故土那乾涸的心田。

金庸大作，命似水西，與國運社稷同浮沉，和津沽互動巧奪天工。

首部小說《書劍恩仇錄》，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起在《新晚報》連載。三十年後正式進入內地讀者視野，一九八五年授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此書，一套兩冊，創發行奇跡。又過三十年，倏忽一甲子，歲月將膠片剝隱，二〇一五年元月十日，朝氣十足的華夏未來影廳放映着那龜裂泛黃的拷貝，津地方誌編修專家，親為一九八七版此電影編劇的郭鳳岐先生，為藝術史學人生動講述台前幕後曲折花絮，亦真亦幻的英雄氣短，波譎雲詭的兒女情長……



（左）眾人在水西莊牌坊前合影。（右）水西莊河神廟，後改三區五所芥園派出所，那隻石獅已移至天津自來水集團公司門前。（劉利祥提供，圖片引自政協天津市紅橋區委員會、天津博物館編《水西餘韻》，天津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十二月版。）

我與金庸素昧平生，但他和我們似是神交已久的老友了。不借南開之緣，而因他將散落津港兩地的武俠元素蛛絲馬跡，橫互時空地散珠成串，令其珠聯璧合，打通海河香江一文脈，透過水西莊之水，跨越大帽山之巔。繁忙的工作，險要之江湖，蒞津一小事何足大俠掛齒留意？但須吾輩記之，學以致用，更因這裏的人還深深念着他。

那日，溜達到距海河邊不遠的自來水集團公司，一八九七年由英人最早在津投產。鎮門雄獅頸繫紅花凝視南方，滄桑皮毛不掩閱盡世間繁蕭那明眸，料定此非凡物必有故事。銀鬢保安走來，鄉音濃郁連指繡球說：「界真正似水西莊搬來地玩意兒！」我笑：「身處海河，眼望香江，大抵和我一樣，它也想金庸了吧。」「哎，可別跑嘍！」

水西夢縈故園情，這又何止是「成人的童話」？

（作者為律師、城市文化與法治時評專欄作者。）



星 空



胡燕青
香港作家

如此謙卑，換來一整個天空星辰的回望。星星細密如粉，有鋒芒盡露的，有羞澀可人的，有不亢不卑的，也有漸露頭角的。天空裏連一點黑色都沒有，盡給光明消化了。

我很小的時候，廣州小巷上窄長的天空裏有星。城市很靜，巷里中雞犬相聞，雖然住三樓，樓下從井中打水淌出的點滴灑潑，單車的「我到家了」鈴響，還有鄰舍的喁喁細語，全都滲入耳窩，微小的聲音也在創造靜寂，配合天上清亮的星星。

未幾住到長洲，始知天外有天，漁火閃爍，星空無盡，漆黑的海上，一片一片是透明藍的磷光。星星

只鍾情於日入而息的人世。燈火是不知位份的惡僕，逼走來自諸天的榮美。城市漸漸累積起更多的光，成了夜的巴別塔。從我少年時起，星光就落到人間航籌交錯的晃盪燈影裏消失了。仰頭連黑暗都太薄，像給霉菌吃掉了的華年。

積極尋找的話，星星仍是找到的。西貢斬竹灣的密林、螢火蟲仍在發光之處，隱藏着我們中學五萬平方英尺的營地。在那裏，我們又看見了夏天的大天蠍，和冬天的獵戶。上大學之前的暑假，我們最後一次和星空擁抱。那個夜裏，銀河亮得像火焰雲，我們每個人的夢想也同樣急促氧化，幾乎要噴出為人生奮鬥的宣言來。最後，科學家、醫生、老師們都退休了，只有那些沒有工資的仍在工作，做爺爺嫻嫻。

那個晚上之後，再沒看見華麗的星空了，直到自己也「下崗」，往新西蘭旅行。新西蘭的約翰山天文台是全球看星的最佳地點，可惜那裏只能看見南半球的天空。為了保護這個絕無僅有的星空，人煙稀少的新西蘭當局嚴格控制附近區域。首先，附近的小鎮全部限戶、限燈、限燈的亮度。沿上天文台的山路上開車，不能開車頭燈，只能在黑暗中行走。這聽來不可能，事實剛好相反。車子靠前面防撞槓下大約有半公尺的薄薄藍光在領路。山頂上的約翰山天文台數以百計的遊客和觀星專家，都不能亮手機或電筒，也不敢高聲說話，急着看清楚東西，也只能打開手上的紅光燈，照亮腳前的小範圍。沒有手機，沒有燈火，沒



蔡東：給人性的「詩性」



伍嶺

《深港書評》主編、
文化記者

在我讀〈月光下〉的時候，有許多句子都能打

主人公劉亞說：「我不清楚了，月光是從天上落下來，還是從她臉上的輕輕蕩漾出來的」，如此的詩性思考在蔡東作品裏有許多，為新南方寫作增添了別樣的文學審美。

有反光，只有講解員的激光指住南十字星使人深思的形狀。

如此謙卑，換來一整個天空星辰的回望。星星細密如粉，有鋒芒盡露的，有羞澀可人的，有不亢不卑的，也有漸露頭角的。天空裏連一點黑色都沒有，盡給光明消化了。《詩篇》如此描述星空：「諸天述說上帝的榮耀，穹蒼傳揚祂的手段。」此時此刻，心靈能不激動嗎？

又十年後，我們來到了寧夏的騰格里沙漠。在一個凹陷的小盆地，我們仰首，星是有的，卻不多。會動的星，大概一眼就看到十個八個。而那，盡是人造的衛星。

動我。比如這句：「世界隱沒於黑暗時，它就會顯現出來，在天空一角沉默地缺損和圓滿，寂然中，移動潮水，譬喻悲歡，讓人在不經意看見它的一瞬間，出一會兒神，有所思，有所想。」同樣的，這位作家的小說也正如天空中的月亮一樣，讀着讀着就會出一會兒神，有所思，有所想，她的文字也如潮水般，在寂然中譬喻悲歡。她，就是蔡東。

在深圳，乃至廣東文壇裏，「蔡東」是繞不開的名字。不僅是因為她獲得第八屆魯迅文學獎，也不僅在於這個文學獎是深圳時隔十七年的殊榮，我們更應該看到的是蔡東獨具一格的文學風格——詩性——對人性無盡探索下的詩性表達。儘管破碎、疼痛、潰敗，在她筆下最終轉化成鮮活的生與切膚的愛。我相信，這在新南方寫作的概念絕對是一縷「白月光」，既映照傳統的，也彰顯着新的風格。

我們就以〈月光下〉這篇魯迅文學獎作品淺談一下蔡東的詩性。

有人說，蔡東對人性的勘探之深，讓閱讀成為一場意識的進階之旅。我深以為然。〈月光下〉的內核是信任，那是生命內在的轉化，由懷疑、疲累、棄絕，轉化為對生命和愛的全然信任。呈現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理解和情義。不要以為「理解和情義」是文學中的主流觀，就會流於俗套。蔡東在詮釋這樣的主題時，運用了回憶與現實交織的雙線敘事手法，回溯往日時光的部分有一種綿長悠遠的氣息，筆墨暖心，能

喚醒讀者過往的生命經驗。而在現實中，生活與生存就顯得急促，彷彿時間不給予人停留和思考，一直被推着向前。這是蔡東文學裏的層次感。

在回憶的部分，她寫道：「我是她的小跟班，她是為我摘蒼耳的人。」如果你覺得這只是蔡東要表達主人公曾經與小姨的親密關係，那麼，我們也應該看到這簡單的一句話的力量。回憶是綿柔的，但她的文字更像是剝弄時間的針，總會讓人感觸。

在現實部分，蔡東寫「我」再次見到小姨時，寫的是背：「她的側影，利落的短髮，乾淨的墨綠色針織衫，背是挺直纖瘦的。」作為一個小說家，自然會有觀察人的獨特視角，但我始終被蔡東的視角所震撼。正如這「背」的描寫，簡單勾勒，就能反映一個人的生命狀態。如果不細讀，不品味，將錯過蔡東的文學之美。

無論是回憶裏的綿長暖心，現實中的急促冷靜，還是「月光下」的意象，無疑都是對人性的觀照。月光是清明空闊的，在這篇作品中呈現的人與人的關係則是借月光映照其內心的平衡圓滿。而月的意象本身就是一首詩。主人公劉亞說：「我分不清楚了，月光是從天上落下來，還是從她臉上輕輕蕩漾出來的」，如此的詩性思考在蔡東作品裏有許多，為新南方寫作增添了別樣的文學審美。

過程

痛苦的過程換來成
功的喜悅，不僅僅是
能夠讓人保持一種的
狀態，對人生都具備
各種困難的能力。這
才是過程的意義。



張欣
廣州市作家協會
名譽主席

過程真的不是拿來享受而是磨礪自己的。

現在大家都知道做事難，所以啟動一件事會考慮再三，因為一件事不啟動你根本不知道它的難度。完全不做吧永遠都是何不食肉糜的職場小白，做吧就全都是急流險灘各種坑。大到一個項目小到一次聚餐，如果不傷筋動骨那必定費時費力，而且全部是一擔挑到頭，別想有人分擔。

利益這個東西也不是萬能的，再說現在普遍的都是薄利（大利險中求不提也罷），既然是碎銀子大部分人的想法是不要煩我，你想讓人家有興趣都是難事。你說大環境不好吧，個人的胃口還是吊得老高，就算是找到西班牙頂級火腿、正宗陽澄湖大閘蟹，張羅大夥聚餐，朋友的反應也是沒有什麼好興奮的照樣



目光呆萌免為其難的鬼樣子，事後也沒有一句謝謝，感覺他們來吃飯就是成全了你給了你天大的面子。

如果是公事，滿臉寫着你那麼起勁有什麼巨大的好處吧，不然不可能啊。只是單純地想做好一件事已經沒有人相信了。所以儘管雞湯文滿天飛，也擋不住到處都是躺平的人，反正都是低欲望生活何必那麼累。

以前我們覺得成事只要耐住煩就行，別人跑一趟我們跑十趟，或者別人不理解我們那就忍受誤解。其實都不是，現在的問題是大家都不肯動腦子了，都希望別人思考，叫我做啥我做啥，擇善盲從。本來擇善盲從也沒錯，但是做事情是需要配合和互補的，如果總是讓一個人操心終不是長久之計。並且互聯網時代是最容易忽略過程的，大家看慣了出道即巔峰的神話。

然而我並不是要說過程痛苦我們就不要去做事了，不是。恰恰相反越是這樣的時候越是應該躬身入局就是磨礪自己，正如雞湯君所說只要去做你就可能戰勝了百分之八十的人，如果你還堅韌那又戰勝了百分之九十的人，再加上一點運氣就成為登頂之人。

明白了沒有，就是沒有人願意做事才有你的機會。

現在有一種風氣就是嘲笑喜歡做事的人，高冷的標榜什麼都不幹的人才是頂流。這是人性，因為人都是懶惰的，只相信誘惑而不相信平凡的積累。

躺平固然舒服，隨之而來的可能是自身功能的消失，如同退化型病變也就真的什麼都不會做了。痛苦的過程換來的並不僅僅是成功的喜悅（有時未必成功只是積累了經驗教訓），而是能夠讓人保持一種狀態，對人生的各種困難都具備承受的能力。這才是過程的意義。

萬物之凌 自然與人之二



鄭龔子

耶魯大學哲學博士、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名譽教授

終先反從
末重人竟
本古又思
的輕智深
世間、自「智正人類為靈都是靈用。
始、後、少、多、曾、省、為、來、雙

在地球的自然物界中，人類的智慧勝於其他生物，自詡為「萬物之靈」。可惜此「靈」早已變成凶惡欺壓之「凌」，暴虐他人，侵犯萬物。人類（尤其是強者）的自我中心和欲望放縱，遠超出生存需要和本分創造。作歹報應是天公地道；長期殘害無辜卻是惡貫滿盈。

取火煮食是智能活用自然。同樣，人類建屋也合乎情理地優於螻蟻挖穴、蜜蜂築巢。可是身為社會領導的君王教主、權貴富豪，如何鑲嵌了窮奢極侈的皇宮府邸、殿堂廟宇；平民百姓又如何沉溺於無厭的虛榮享樂？為了攫取無實用價值的礦物，我們撕開大地的皮肉，肆意挖進它的筋骨，榨取無法再生的資源，以滿足膚淺虛幻的裝飾欲望。濫用萬物，破壞環境，摧殘自然，最原始的動因總離不開私心與自利。尤其是現當代，在利字當頭的資本主義驅使、自由掛帥的個人主義辯護中，煽動和放縱物欲唯變本加厲，早已失控。

這還只是從生產一端勾畫出的一鱗半爪。工業革命促成了量化生產，但沒有消費行為協作，提升生產量只屬自尋短見。於是廣告鼓吹和消費誘惑，成為新社會的核心推手。消費必須重複而無謂，才足以支撐經濟增長；浪費乃變成新常態，名牌據說能提高身價。從珠寶玉石到鋼鐵木材，遭殃的又是加速耗盡的大自然資源，加上化學工業的種種污染。沒有情不自禁、慣性浪費的超級消費者，就沒有心安理得、消耗自然的超級生產者。刺激消費推動經濟，如今老掛在政客、金融分析師甚至學者的口邊，猶如不言而喻的道理；然而如此論調，縱被認可為經濟之道，又是否真正符合人文之道、天理之道、自然之道？

人類的文明史同時也是環境破壞史、自我膨脹史，升至唯我獨尊發展史。一直以來，很難充滿熱情

地讚賞奢華物事。古代的宏偉建築，不自由眾多生離死別的平民血淚鑄成；至於裝飾性質的潮流，更屬無聊的心力浪費。一到暴亂來臨，外敵侵略，又燒炸為烏有，糟蹋資源與人力。世間貧富極度不均，已令生存帶有歉疚；何況是摧殘大於人間的自然而？

生存兼有權利與責任；權利黃童皆知，責任白叟罔顧。世間的本末終始、輕重先後，自古又有多少「智人」曾真正深思反省？人類究竟為靈為凌，從來都是理性的雙刃應用。

公開徵稿

推廣大灣區文藝 共建《明月灣區》

歡迎各體文學創作投稿，詩歌、散文、

小說、評論皆可。文章字數二千字內，詩歌

三十行內。請把「未經發表作品」連同作者

簡介及聯繫資料電郵 mpmediator@ingpao.com。

標題註明《明月灣區》投稿。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新域劇團應邀於香港中央圖書館主辦的「藝文薈」中舉辦「詩聖杜甫」示範講座。舞台上的杜甫，竟然與楊玉環有過交集，而二人見面，又是否導致杜甫棄官的契機？此劇各個人物交錯出場，加上大量引用杜詩，編排巧妙，且看本文介紹《詩聖杜甫》一劇內容建構。

——編者

建構《詩聖杜甫》

蔡錫昌

《詩聖杜甫》一劇的切入點是唐憲宗元和八年（八一三年），杜甫孫兒杜嗣業為恭送杜甫與夫人楊氏靈柩還鄉安葬，邀請中唐詩人元稹撰寫墓誌銘。杜嗣業知道祖父生前事跡不多，追問元稹。元稹娓娓道出杜甫生平故事，是為《詩聖杜甫》的劇情框架。元稹對杜甫推崇備至，說「李白也差肩於子美」（杜甫字子美）。說話之時，杜甫與夫人的鬼魂在旁聆聽，而杜甫的祖父、初唐名家杜審言也來趁熱鬧。

求官

劇情回溯至公元七五一年，尚書左丞韋濟在府邸舉行雅集，向長安的詩人介紹杜甫。杜甫當時已經四十歲，苦候京城求官多年而無所獲，正如杜詩有云：「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他的處境和心情可以想像。唐朝當時詩人可以「走紅」的途徑有三：一是勾欄瓦舍把詩人作品配曲。二是詩人群體成立詩社，把詩歌結集出版，互相交流。三是詩人在寺院或酒樓壁上題詩，也是發表途徑的一種。韋濟因為賞識杜甫的才華，為他搞一個雅集，幫他一把。可惜杜甫的「即事名篇」譬如〈麗人行〉和〈登長安慈恩寺塔〉寫的是「盛世危言」，當然不會受到歡迎。韋濟好人做到底，建議杜甫趁天寶十年，朝廷大典而獻賦，希望獲得皇帝的賞識。

韋左丞的建議果然奏效，杜甫終於得到唐玄宗的青睞，只不過因為他的詩句得罪了楊國忠，只能待

為配合「香港悅讀周」的活動，新域劇團應邀在四月二十一日於香港中央圖書館主辦的「藝文薈」中舉行一節示範講座「詩聖杜甫」。該劇由本人編導，首演於二〇一九年初，並於二〇二一年重演。示範講座集中介紹《詩聖杜甫》一劇的劇情建構，如何把歷史上的杜甫其人其詩「入戲」，也選讀了劇中幾場重頭戲和朗誦一些杜甫的詩句。因為節目長度僅為九十分鐘，時間有限而意猶未盡，現借《明月灣區》一角，用較長篇幅與讀者分享。

制於集賢院中等待差派。公元七五四年秋天長安長雨成災，官府開倉派米。杜甫窮得無可奈何，只好放下身段去輪米，卻被好友鄭虔遇見。他吐露心聲，說已



「詩聖杜甫」示範講座四月二十一日於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舉辦，前左起《詩聖杜甫》編導蔡錫昌先生、主持盧偉力博士、表演者白耀燦先生，後左起表演者黃清俊先生、陳慧仙小姐。

經習慣貧窮，可是如果他日有騰達的一天，他會為百姓謀求福利。

劇情發展到這裏，須要又開一筆。話說創下開元盛世的唐玄宗到了中晚年，開始怠於國事，耽於逸樂女色，又誤信佞臣，國勢於是由盛轉衰，最終爆發安史之亂。「洗兒」一場之中，唐玄宗周旋於楊貴妃與安祿山二人之間，已是昏君一名了。

杜甫在京求官，初得授河西尉而不任。最終為了生計而接受右衛率府兵曹參軍「刀筆小吏」的低級官職，時為七五五年。「奉先」一場以杜詩〈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內容為基礎，呈現杜甫在就職前先到奉先省親，路經皇帝在驪山的行宮作樂，帶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名句。詩人回到奉先，甫入門便發現幼子餓死。在舞台呈現手法之中，先由一「年輕杜甫」接過夫人手中幼兒屍身，大慟而下跪，鄰里親人上前圍攏安慰。接着排眾而出的已是由另一位演員（白耀燦）飾演的飽受滄桑、一夜白頭的「老年杜甫」了。在悲慟中杜甫唸說：「『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我好歹是個官，『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生活尚且如此辛酸，那麼平民百姓呢？失去土地的農民啊！遠赴邊疆的戰士啊！我憂戚的情緒，湧積如山，千重萬疊，浩茫無邊，不能收歇！」國家不幸詩家也不幸。〈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是杜甫劃時代的傑作。詩中寫出自己的懷抱、旅途的見聞與家中的哀苦，全面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夕



的社會狀況，同時也表現了他那憂國憂民的人格和沉鬱頓挫的詩風。

遇李白、思「奉儒守官」

《詩聖杜甫》第一幕的最後三場分別為「馬嵬」、「春望」和「肅宗」，以梅花間竹的結構，講述了楊貴妃之死、杜甫被賊兵所困和他「麻鞋見天子」式勤王之後，任左拾遺而得罪肅宗的經過。被困長安的杜甫，在賊兵的鐵蹄聲音襯托之下，朗誦了他兩詩〈春望〉和〈哀江頭〉的名句。送來草鞋的訪客贊公和尚因為太餓，所以飢不擇食，打爛了齋鉢。歷史文獻中記錄贊公的不多，劇本設計他是一名啞巴，情急之下指手劃腳，與杜甫一輪「錯摸」，帶來一些「喜劇性的舒緩」(comic relief)。

杜甫一生坎坷，甚不得志。可是，他其實來自官宦世家，十三世祖是晉朝軍事政治家杜預。杜甫家學淵源，有自詡「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和「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的豪氣。《詩聖杜甫》第二幕以「謫仙」一場來一個「高開」，寫大約三十歲的杜甫進士考試落榜後，與李白同遊泰山的經過。是時李白亦遭唐明皇賜金放還，二人有惺惺相惜之意。李白認為泰山景色壯麗秀美，應該寫詩，遂與杜甫比劍，逼他十招之內成詩，杜甫因而完成〈望嶽〉。杜甫向李白請教，究竟功名富貴與文學成就比較，誰較重要？李白要杜甫自答。經過一番思索後，杜甫說：

「功名富貴為一時，而文學成就卻能永世。」可是，他依然未能擺脫家訓「奉儒守官」的思想桎梏。二人分手之時，杜甫吟：「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與李白共勉。李白離去之後，年長的杜甫也出場，與年輕杜甫二人同誦〈春日憶李白〉，蓋因杜甫視比自己年長十一歲的李白為偶像，是他終生的「鐵粉」是也！

話說長安光復之後，肅宗回朝而開始清洗舊臣，杜甫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乾元二年（七五九年），杜甫在出差洛陽途中，目睹唐軍於鄴城大敗而大肆抓壯丁，遂寫成著名組詩「三吏三別」。「蒸黎」一場乃杜詩〈石壕吏〉的戲劇版本。終於，杜甫感慨而言：「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於是，在乾元二年十一月，他掛冠而去。這時候，洛陽再度陷落史賊手中，京師一帶，亦遭逢大旱，民不聊生。杜甫舉家一歲四行役，迢迢四千里，輾轉遠赴四川。為什麼選擇四川？那是因為那裏有「厚祿故人」！

得官、棄官

接着的三場：「草堂」、「嚴武」與「工部」，寫的是杜甫在四川的四年生活，是他下半年較為安穩的日子。他的名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出自他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就寫於四川草堂的時期。成都尹嚴武是杜甫的好友，屢次邀請杜甫做他的幕僚，杜甫初則婉拒，認為他們「以君



《詩聖杜甫》老年杜甫劇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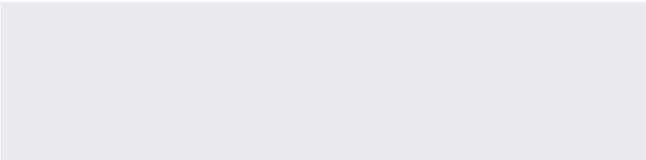
子相交，談詩論政，總能暢所欲言。倘若一旦共事一堂，尊卑從屬一分，反而不美。」可是杜甫也不能終日靠親友接濟渡日，向妻子總結出「仕不成、隱不就」的人生矛盾。誰知嚴武在京修建先帝陵墓時，突然吐蕃犯境，無人能擋。於是，朝廷委令他為劍南節度使、成都尹，再次入蜀抗敵。因為這樣，杜甫終於成為嚴武的幕僚，官職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官六品，賜緋魚袋，時為公元七六四年。《新唐書》有關杜甫的記載有云：「性褊躁傲誕」、「放曠不自檢」，導致嚴武要殺死他。幸好杜甫藉嚴母打救，逃過一劫。是時安史之亂已平，杜甫亦恨不得早日回鄉。

杜甫乘船沿長江東回的旅程是曲折的。首先，為了健康問題，他在夔州休養了兩年零九個月。可能

因為無官一身輕的緣故，杜甫可以心無旁騖的寫詩。詩作的總數共四百六十七首，佔他在蜀地詩作總數一半以上，是大大的豐收。除了數量之外，杜詩也是佳作連連，譬如〈旅夜書懷〉、〈西閣雨望〉、〈老病〉、〈八陣圖〉、〈負薪行〉、〈八哀詩〉、〈壯遊〉、〈秋興八首〉與〈登高〉等，不勝枚舉。像〈秋興八首〉這首名詩，篇幅固長，用典亦深，難以用戲劇形式加以表達。於是，劇本集中介紹被譽為高渾一氣、破格創新，是為古今七律第一的〈登高〉。杜甫的祖父杜審言再度出現，加以點評。杜審言是「初唐四友」之一，擅五言律詩。評語由他娓娓道來，有長輩訓誨的味道。此時，杜甫其實已然病入膏肓，他透露落葉歸根的希望。杜審言說會在家鄉洛陽偃師等他。

元稹相送杜甫的靈柩一段路程之後，決定踏上回程。他與杜嗣業分手之前問了一個問題：杜甫大半生求官若渴，為何當他身為華州司功參軍，出差洛陽之後不久，竟會毅然掛冠而去，遠走四川，後來還寫下「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那麼尖銳的詩句！

回說杜甫仍在華州當官的時候，在出差的路途上，為了避開賊兵，在一破廟度宿，無意遇上原來尚且生存的楊玉環。楊氏素仰杜甫詩名，相信他是正人君子，便透露因為陳玄禮將軍不忍下手，在馬嵬坡被殺的是一名掉包的宮女。現在，她已被陳玄禮據為己有，正等待被送往東瀛，伺機會合。楊玉環還向杜甫說出一個道理：「君主獨大，沒有任何約束，咫尺之



間人臣不能為所容，便棄如敝屣。人妻猶如人臣，也是一樣，惶惶不可終日！」玉環說罷飄然而去，只剩得一個疑幻疑真的杜甫，口中尚喃喃唸着「奉儒守官」的家訓。以上一場「夫人」似屬杜撰，但也並非全無根據——日本女星山口百惠曾宣布，她的祖上是浙江三門楊明州在日本山口一系的後裔，而她是楊貴妃的後代！無論如何，劇情如此設計，只是為杜甫一生「求官、得官、棄官」的軌跡，尋求一個匪夷所思得來，但又絕非不可能的詮釋方案。

遇李龜年

公元七六八年，杜甫終於攜家出三峽，抵岳陽。之後，詩人漂泊湖南，貧病交迫。兩年後，杜甫客死汨羅江舟中。汨羅江是屈原投河自盡之處，得以陪伴聖賢，是杜甫死後的安慰。（江南逢李龜年）與（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



杜甫（左）與李龜年相遇，即興創作與和唱。

是杜甫生前寫的最後兩首詩。《詩聖杜甫》最後的一場「龜年」，展現了二人相遇的既喜且悲、即興創作與和唱。然而，如迴光反照一樣，杜甫已經掏盡生命最後的力氣，到了大限。他向夫人致謝致歉，吩咐要把他葬在祖父墓穴之旁，更心懷黎民家國的福祉，含恨而終。

杜甫最後說：「『百年歌自苦，尚未有知音！』我要走了！」甫走了幾步，杜甫突然步履輕盈，翩然回轉，問道：「夫人，你喜歡我的詩嗎？」楊夫人說她最喜歡（月夜）。這詩是杜甫當年安史之亂被困長安時之作；思念妻兒的詩，現由對方親口誦出：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
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
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
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

（本文圖片由新域劇團提供。作者為《詩聖杜甫》編導，新域劇團創辦人、前藝術總監。）



我們都喜愛春暖
花開日子，但也得忍
受春天擾人的迷霧，
凡事皆有正反兩面，
這就是我們要接受的
生活現實……

愛恨說春霧

舒 非

在香港，冬天一旦被春日趕走，一連串春天的景致和感受便接踵而來。那就是和煦春風、明媚春光、迷茫春雨以及濃濃的春霧。我們總在公園裏最先看到春光和春色：春花爛漫，鶯飛草長，到處是生機勃勃的氣象。這些曉春的風光都令人心曠神怡，只是最末一項春霧，有時就不那麼正面了。

新春三月，正值春霧迷濛的日子，從窗口望出去，維多利亞港像美人披上一層薄薄的輕紗，忽隱忽現，反而很具誘惑力。因能見度極低，平時清清楚楚看到紅磡一帶的高樓，現在都墮入迷霧中。這種濕漉漉的春天令人很討厭：浴室廚房最糟糕，客廳臥房也是，牆壁地板永遠是潮潮的，洗乾淨的衣服掛在窗邊，好幾天都還是潮濕的，這就是春天令人生厭的地

方。

現在說來是十幾二十年前的的事了。有一年的春天，我接受福建泉州市政府的邀請，和香港作家聯會的幾位師友赴約去泉州參觀訪問。記得我好像有什麼事耽擱了，沒有跟隨大隊一起出發，遲了一天才動身。那天乘搭從香港飛往泉州的航班，遇上了大霧，機場被濃霧緊緊包圍，飛機無法降落，於是輾轉飛到福建省的省會福州降落。

機場調來了三輛大巴，將乘客一一拉往泉州。本來是下午的班機，經過幾個鐘頭的升升降降，在空中繞來繞去，抵達福州時已經是傍晚。飛機降落之後，所有的人爭先恐後下飛機，拿着自己的行李，爭着跑到前面的巴士搶座位。

等候排隊將行李放進巴士下層行李艙之後，上巴士去找座位，才發現這輛車已經坐滿乘客，沒有位置了。這下慘了，假如有人同行，可以分工合作，即有人找座位，有人放行李，可我孤家寡人。廣播又說：行李必須與人同車！我趕緊跑下車，千辛萬苦搬出行李來，再上第二輛車……我已經忘記自己經過多少次折騰，才能坐得下來。

大巴到達泉州時已經是半夜一點多，來接我的文友們因飛機沒有抵達，便都回酒店了。我下了巴士，又餓又累又迷茫，旁邊有輛計程車來兜生意，我看着那個人高馬大鬍子拉雜的計程車司機，猶豫不決。我跟他說：「我是市政府邀請的客人，你先將車



牌告訴我，我跟酒店說好了，再上你的車。」我為自己買了個保險，結果平安到達酒店。

這是我人生中最狼狽的一次旅行，記憶猶新。說完春霧惹的禍，再說說春霧帶來的美妙奇觀。

二〇一三年的早春，我們去湖南張家界旅遊。那時候已經看過荷李活電影《阿凡達》（只限於首部《阿凡達》，其後再拍的續集差太多了），對電影原型靈感之地張家界很是心醉神往，希望一睹廬山真面目。

可是春季多雨，當我們來到海拔一千五百米高的張家界山上時，雨下得很大，山上完全籠罩在一片迷霧之中，連身邊的人都看不清，何況是景。淒風苦雨，凍得直哆嗦，而且路滑危險，沒辦法之下，大家只好快快下山。

沒想到第二天一早，天空放晴。從酒店窗口望向天門山，天是湛藍的，雪白雲朵從山頂的洞穿了過去，真是美呆了。當所有人扼腕嘆息時，漂亮的導遊小姐說：「不如我們再上山一回，可以取消不重要的行程！」所有人都舉手贊成。結果我們二上張家界。

這次上山，真是見到張家界最美妙的一面。早



雲霧繚繞，奇峰聳立，恍如仙境一樣的張家界。

（資料圖片）

晨上去，山上還有一點點薄霧，山峰若隱若現，彷彿仙境一般。慢慢地，陽光出現了，迷霧頓時消失，奇形怪狀的石柱石筍完全展現眼前。這些石柱很是神奇，從深不可測的山谷裏拔地而起，高高挺立，一行行一排排，非常壯觀。最難得的是石柱頂上往往有綠色的植物，好像給石柱戴上綠色桂冠。陽光下，清楚看到那些植物是小小的樹苗，大部分應該是松柏，他們緊緊扎根在石柱的縫隙裏，就這樣頑強生長着。我不得不感慨生命的堅強，令人讚歎敬佩。

不由想起電影《阿凡達》。那些藍色皮膚長着長長尾巴的類人種族，翱翔在生態茂盛的潘朵拉星球便是眼前美麗的張家界，可見張家界本身就是個世外桃源！電影講述了潘朵拉納美人的天真善良和地球上人類的貪婪殘暴，對比之下，發人深省。

我們都喜愛春暖花開日子，但也得忍受春天擾人的迷霧，凡事皆有正反兩面，這就是我們要接受的生活現實。

（作者為香港詩人、作家、資深編輯。）



我與金庸

金庸與我



聖保羅書院 蒲葦老師



余生不晚不早，有幸趕上到處都是金庸小說讀後感的時代。四十年前，無綫電視播放《射鵰英雄傳》，黃日華飾演的郭靖與翁美玲飾演的黃蓉開啟了少年蒲葦的愛情觀，隨後讀了男校，若有所失，還是要回到武俠小說，孤獨感才差堪告慰。

我怎可能想到，四十年過去了，今日志豪兄找我寫幾句之時，我恰恰有幸與金庸先生前秘書李以建先生合講講座，「俠之大者，談金庸武俠以外的文化寫作」，黃昏語畢，仍覺渾身有力。

金庸先生在一次訪問中說，他第一次出書，出了一本《考試秘笈》，銷量極佳，賺了不少。現在要找此書，恐怕比找《九陰真經》困難得多。我也出考試精讀，回報卻差天共地，唉，不好在此說下去了！

岳不羣是《笑傲江湖》塑造的一個經典人物，明明是偽君子，綽號卻是「君子劍」，有一段時間，岳不羣非常流行，名詞甚至變成形容詞。中學作文，每到描寫人物，

我也特意愛用綽號，效果頗佳，同學不妨參考一下。

金庸先生最佩服的古人，是范蠡和張良，皆求才／財若渴，其後圓滿成功，功成身退，簡言之，財色／息兼收。若要找出金庸與我的相同之處，大概是，我也有相同的宏願（一笑）。

抱歉，是我說俗了。金庸於我，不是敬而遠之那種，他從不愛站在道德高地說教、指點，他甚至很喜歡批評他的人，胸襟廣闊，總愛讓人，這種俠氣最值得我學習。人讚他大作家，他只謙說是個「愛說故事的人」，「我寫武俠小說是想寫人性，就像大多數小說一樣」，在人性當中，金庸小說始終重情，離不開同感同情。

若非人在江湖，金庸先生可能最想做老師，他說：「中小學老師的生活比較清苦，工作相當繁重，沒有發財和享大名的機會，如果沒有對學生的愛心，這份工作恐怕沒有多大可羨慕的地方。但如天性喜愛兒童、喜歡和年輕人接近，覺得幫助少年男女發展品格和智力是極愉快的事，那麼做老師是最好的職業。無數天真的眼光，充滿着尊敬和感激之情，天天望着他們的老師，這種心情一直到幾十年後還是不會消失。任何其他的職業，都不像老師那樣，能贏得這麼多真誠的愛戴。」（參李以建編：《金庸散文集》，天地圖書，二〇一九年）

結語有點長，說得太好，難以割捨。利申：我是中學老師。謹與同工共勉！



以《射鵰英雄傳》 作為教材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梁璇筠老師



曾經有一年，我們索性不用中文教科書。中一級大家一起讀《射鵰英雄傳》，規劃每星期要讀到多少章節，讓全班同學一起投入到金庸的武俠小說世界裏去。這雖然是一個大膽的教學設計，然而效果非常成功。那一年同學都原原本本地捧着一本，現在看來非常厚重的《射鵰英雄傳》，也因此而愛上閱讀。那一年的學生自此是否會帶有英雄俠氣呢？那時候的少年人徜徉在武俠世界的瀟灑英姿之中，看到金庸筆下男女女子的重情重義或自私狡詐，投入在功夫、劍影的想像世界。

其實怎能規定每星期讀到什麼章節呢？閱讀速度有快有慢，何況金庸小說本來就讓人手不釋卷的。那年頭上課就好像「後事回顧」而已，大家分享對人物、情節的看法、交換書評。有人沉迷武功所建構的想像世界，為蒙古大草原或桃花島心馳神往，為江南七怪各種趣怪模樣逗笑，情竇初開的少年當然喜歡看郭靖黃蓉初邂

逅了：當黃蓉初次跟他的靖哥哥去到大草原，看到面容高貴的華箏，不禁感嘆「他們本該就是一雙白鵝兒」，便覺得自己只是江南水鄉柳下的小燕子。這一心理描寫，為何婉轉動人呢？那年頭，一步一步，師生討論小說中各種情義，至今難忘。

我們的課題除了討論到人物形象塑造，分析人物行為背後的觀念，特別有趣的就是金庸食譜煮食時間了，小說中洪七公的各種吃食，一出場就足以讓讀者垂涎欲滴。他的「二十四橋明月夜」等名菜也甚有詩意。同學把食譜畫出來，然後自己也嘗試用古典詩詞設計一道菜式，有些認真的同學回去訪問家長，親子也投入這一「金庸菜單」設計之中，現在想來也是有趣。

有同學手繪《射鵰英雄傳》的雜誌畫報，我們還做話劇，中一學生在全校面前飾演不同的場景。台詞都琅琅上口，當然亦加上不少學生的搞笑創意，在紅布幕的禮堂之下飾演一幕幕俠義故事，台下師生看得非常投入。這群少年人有幸曾經進入金庸的武俠世界，初探何謂中華文化中的正德恩義，就這樣植根心田。



我與金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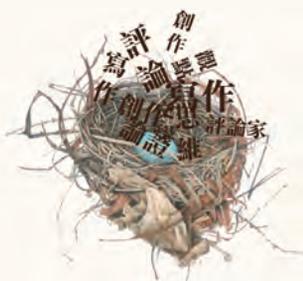
俠之大者——我讀金庸小說

廣州暨南大學 胡銳濤



身為「〇〇後」的一員，我對武俠小說的最初認知並非借助紙媒，而是始於收聽粵語電台的講古節目。儘管詳情已有些模糊，但張悅楷主講的《倚天屠龍記》引領我走近「江湖」，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現在想來，那些扣人心弦卻又戛然而止的故事片段，以及我由評書人留下的懸念中發出的諸多聯想，倒也貼合小說在《明報》連載時的閱讀體驗。

童年時理解能力有限，只恨武當派接連受害的大仇難報，期盼着張無忌這等正面人物能夠盡快成長為武功蓋世的英雄。隨着自己對文學的興趣漸濃，才發覺「快意恩仇」以外，人性的矛盾其實深刻在錯綜複雜的正邪交鋒中。到了中學階段，我偶然在親戚家中看到了全四冊的《笑傲江湖》，便借來仔細翻閱。這部金庸的後期作品，摒棄了至善或至惡的臉譜化人物，甚至連是非黑白的界限也難以捉



摸：岳不羣以名門正派自居，卻為了成就「千秋萬代，一統江湖」的功績，不惜採取種種卑鄙手段；東方不敗雖惡名昭著，但在臨終前仍不失敢作敢當的梟雄本色。當我讀到任我行變本加厲地利用教主特權，使令狐冲產生「坐在這位子上的，是任我行還是東方不敗，卻有什麼分別？」的想法時，內心在震撼與反覆回味間，對蘊含於文字的批判力又有了新的體會。

正如倪匡所說，金庸「是一個包羅萬象、深遠得不得了的一個人」。就我個人而言，越深入金庸小說，越感覺所謂「俠之大者」，不應停留在口號式的「為國為民」，更難能可貴的是面對權欲的誘惑，依然能堅守對正義的嚮往，或許也唯有像令狐冲那般率性自然才可能做到。可他在行俠仗義時屢屢猶豫延宕，最終又選擇退隱江湖，誰又能否認這解構了「俠」作為一種理想而存在的可能性呢？

俠骨中盛開的花朵

香港都會大學 駱姝伶



情與俠，是金庸筆下的兩大主題。情花，是種在刀光劍影的，行俠，是流露生活時間空隙的。行走江湖，從簡單「俠」的認知，到車水馬龍、紅燈綠酒中，看見了裸露在空氣的一寸傲骨，方知俠



再讀金庸武俠小說

廣州暨南大學 林燕麗

金庸先生與我，似乎太過遙遠，但細細回想先生的小說，他又早已深入父母輩和我們這一代○○

為何物。在金庸小說的影響裏、無綫電視哀婉纏綿的劇情配樂中，一顆小小的種子便在我童年的心裏綻放，由此，經歷人生種種坎坷，二十六歲的這年，我來到香港求學，在走過的每一寸土地上，尋覓「俠」的光影。真實的香港，擁擠的環境，我會想像，是怎樣的視野與格局，造就了金庸對於俠的理解？原來，物觀其境，是「我」的世界，親眼看到這座城市的每一個白天與夜晚，才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昨夜西風凋碧樹」是一處景，於微塵中看大千世界又是一處景，金庸的心境超脫在香港的城市之外，無綫電視編劇獨有的細膩又將金庸筆下的感情世界一具象，那麼所有的高樓都是我心的幻化，真正的俠骨柔情，流淌在歲月中，再到香港的每一步。失落的、美好的、心中幻化的，都成了我生命的江湖。

江湖的天空未晚，雖是一女子，我依舊可壁立千仞，心中化劍，行走江湖。

後。母親的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他的小说是我們當時想方設法弄來看的。」兒時早將小說改編的電視劇看遍，儘管情節都已模糊，那些江湖風範、武俠愛情依舊能具化為立於山巔的草莽英雄隨風吹入我心。拿起小說文本再讀，更有一種熟悉而特殊的味道。

那些動人心魄的江湖故事中，滲透帶有俠情俠義的愛情、真真假假的江湖道義、為國為民與行俠仗義的大俠風範、和平一統的哲學思想，凡此種種，在先生的武俠小說中有序交疊、自然並行，讓我在跌宕的故事中體會滄桑變幻的世間人情、領略有血有肉的各色人物、感受史詩般浩大的場面。

「天下事須當順其自然，不可強求」，韋小寶雖混跡朝廷，卻仍有江湖人士之自由灑脫；郭靖由為父報仇的青年成長為為國為民行大義的大俠；「世間多少癡兒女，情到深處無怨尤」，楊過與小龍女突破封建禮教禁錮成為真正的神鵬俠侶；「世事如夢，人生若戲，唯有真情永不變」，段譽、喬峯與虛竹三兄弟重情重義，感人至深。《鹿鼎記》、《天龍八部》、《笑傲江湖》、《射鵰英雄傳》、《神鵬俠侶》、《倚天屠龍記》……部部皆江湖，但都是異樣的精彩。

在先生的筆下，我讀到了突破傳統束縛、追求身心自由的心道，領略了山河浩瀚與江湖瀟灑，更是在一絲悲愴中看到了為國為民的大愛與民族的堅韌，這些皆深耕於我及我們這一代人的心間。

我看金庸的創作

廣州暨南大學 李曙冬



小時候不太明白，為什麼大俠一出場都是應聘似的唱跳，不是全真七子，就是武當七俠，要麼江南七怪。但是，堅定的喜歡七子和七

俠，因為他們統一著裝和髮型，樸素但顯得幹練，功夫名字也好聽，不管打不打得贏，互毆之前先把天罡北斗陣擺起來，就很帥。天遂人願，他們代表正義。來自初代「體制」的魅力。至於「七」的懸念，長大後方才略懂，雖然七子七俠屬社會非營利社團，但是單數比較沒有投票的煩惱（但也沒看到投票當掌門的說法）。感覺參透了金大俠「七」的奧秘。但是七怪湊的什麼熱鬧？不管了，快快長大走進江湖先去峨眉。少年時學蘇軾的「江城子·密州出獵」，每誦讀到「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胸中總是被激發得狂浪激蕩，一思及還有月考，打回原形。那樣瀟灑的豪情，那樣遼闊的心境，如果一定要有一個血肉的形像，應該是圓圓紅日下憨厚郭靖起勢拉滿弓的樣子，那個定格，滿足了我的部分想像，欠缺了恣意浪漫，但郭靖就是郭靖。回到當下，那些雲潮翻湧的江湖舊聞雖

然漸行漸遠，但依然是解決生活問題的一個思路。經典難題，他給我們打好了樣。前陣子我導卜算座下女弟子的姻緣（因暫無掌門之位可傳），我決定把峨眉和武當聯姻的掌故提一提，比起紀曉芙和殷六俠相距一千零二十五公里的婚約，華農華理工都有地緣優勢，靠得近，還能降低被女版楊逍截胡的風險。

我與金庸——真正的大俠

香港都會大學 梁潔婷



快意江湖，意氣風發的俠客，一直是我嚮往的世界。金庸的武俠小說，就是構成我精神世界裏最獨特的一部分。在我閱讀過的武俠小

說之中，許多快意恩仇的武林高手從我的世界路過，而貫徹「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郭靖是我心頭裏一束白月光。《射鵬英雄傳》是我最喜愛的一部作品，不止是仰慕郭大俠的正氣，白衣金帶的黃蓉在岸邊的驚鴻一眼，還有與漢人家國立場不一樣的成吉思汗，也讓我印象深刻。在我一直的理解裏，射鵬的英雄，包括了郭靖和成吉思汗，



俠之微末者

香港都會大學 沙顯彤

我第一次燃起武俠夢，是十幾歲的時候，看金庸的《神鵬俠侶》。那時最喜歡的角色是楊過，因為他叛逆不羈，總能用智慧化解眼前的危局，他和小龍女的愛情，實在令人艷羨，給未經世事的我，帶來了不小的衝擊，我第一次知道，原來世界上真的

他們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處事態度，也是兩種不同的英雄。郭靖與成吉思汗的辯論，他們之間的思想碰撞，碰撞出的火花最終匯出熊熊的烈焰，席捲而至，引爆一場思想的戰爭——是了，直到現在也有不少人評價郭靖迂腐愚忠，成吉思汗對於蒙古而言，也是民族英雄，開疆拓土，征伐四方，而郭靖相比之下成就顯得黯然，戰死襄陽，結局悲壯。然而，我認同郭靖的想法是，戰爭只會讓越來越多平民受到傷害，他人築成的皇權，底下是平民的白骨，且他們也無法享受自己血肉堆砌出來的成果。作為一個沒權沒勢的平民，郭大俠才是真正的嚮往，能真正救人於水火之中，而這正是金庸先生築造出來的大俠夢。

有東西能超越生命。當時我就在想，能寫出這樣故事的人，究竟長什麼樣，擁有怎樣的性格，他的一生是否如筆下的人物，那般傳奇呢？我借來家人的手機，搜索「金庸」這個名字，於是一個和藹、擁有國字臉、露牙微笑的老人家，映入我的眼簾。我繼續翻閱着他的經歷，並為自己，能了解這位傳奇的作家竊喜着。

現在，我已經長大，再翻《神鵬俠侶》已經沒有初見時那種悸動的心緒，因為我知道，俠義、武力能解決的東西實在有限，我們大多數人，都是在時代的螺旋裏忍受生活的蹉跎。

但每當在網上，看見誰被不公對待，看見貪官專橫，百姓遭殃，我依然會按轉發鍵，或者習慣地點幾個讚，增加熱度，我想，這就是對我心裏那個拿起劍就能衝破所有階級與困境的少年，最好的交代了。我們這個年代不需要俠之大者，甚至不需要俠之小者，能做到俠之微末者已經實屬不易了。

我依然愛着金庸，愛着那些經典的俠氣。

「學苑春秋」園地公開徵稿

歡迎莘莘學子及老師投稿，近期主題為「我與金庸」。學生稿篇幅五百字內，老師稿篇幅七百字內。截稿日期為二〇二四年七月八日。請把作品連同作者簡介及聯繫資料電郵至：mpmeditor@mingpao.com，標題註明「學苑春秋」投稿。

《明月灣區》編輯委員會

出版人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社長 張曉卿
總編輯 潘耀明 陳錦強
執行編輯 葉國威 張志豪
助理編輯 李柏立
裝幀設計 若華 (Yousa Li)
刊名題字 金耀基
編輯部電話 (852) 2515-5111

查詢及訂閱熱線 (852) 2515-5416
訂閱傳真 (852) 2515-2790
訂閱電郵 mpmcir@mingpao.com
投稿電郵 mpmeditor@mingpao.com

地址：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Address : 15/F., Blk. A, Ming Pao Industrial Ctr.,
18 Ka Yip St., Chai Wan, Hong Kong

網址：www.mingpaomonthly.com

印刷：天虹印刷有限公司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26-28 號 2 樓和部分 3 樓

發行：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總代理：同德書報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大業街 34 號楊耀松（第五）工業大廈
地下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資助。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波、陳致、蔣述卓、蘇樹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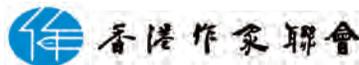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白楊、朱壽桐、許子東、張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游江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明月灣區》

主辦機構：



承辦機構：



合辦機構：(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

澳門基金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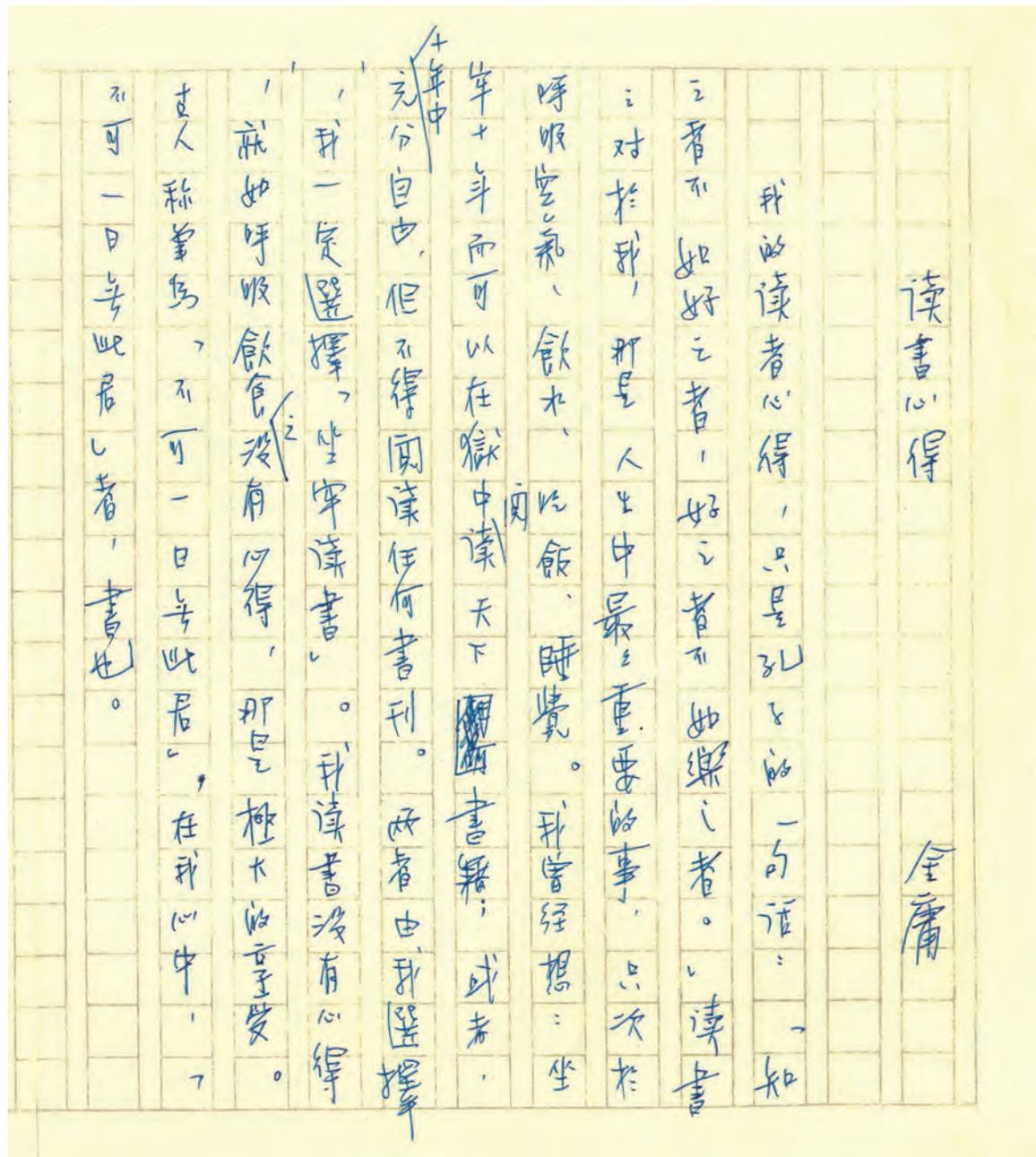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明報月刊》

香港作家手跡



讀書心得

金庸

《明報月刊》創辦人、著名報人、作家

我的讀書心得，只是孔子的一句話：「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讀書之對於我，那是人生中最最重要的事，只次於呼吸空氣、飲水、吃飯、睡覺。我曾經想：坐牢十年而可以在獄中閱讀天下書籍；或者，十年中充分自由，但不得閱讀任何書刊——兩者由我選擇，我一定選擇「坐牢讀書」。我讀書沒有心得，就如呼吸飲食之沒有心得，那是極大的享受。古人稱筆為「不可一日無此君」者，在我心中，「不可一日無此君」者，書也。

（原載《明報月刊》一九九九年七月號。）



作者攝於赤柱。

香江即景·端午

—詩·圖 華夫—

兩峽①雙門②繞海陸，
乘風破浪幾時綏。
青衣岸畔播聲動，
赤柱灘頭棹影移。
鳳艇③爭流揚瑞雪，
龍舟競渡蕩清漪。
三千健勇衝天吼，
奮楫揮橈奪錦麾。

註：

- ①兩峽：藍塘海峽、博寮海峽，是從東西兩翼進入維港的必經海路。
- ②雙門：鯉魚門、汲水門，是維港東西兩面入口，遙遙相對。
- ③鳳艇：香港端午「扒龍舟」，亦有「鳳頭鳳尾」的「鳳艇」女子競賽。

(華夫，本名羅政，資深媒體人，現為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

明月灣區
總十五期

二〇二四年七月